



(淡入)

演职员表

一份文件放在复印机的玻璃板上。复印机开始复印，灯光从复印机的一侧闪到另一侧，一张身份证复印件吐了出来。一只手拿走这张身份证，在它的位置上放了另一张。这只手把形形色色的人——男人、女人、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的身份证放到玻璃板上复印。银幕上演职员表显现又淡出。

内景 家事法院 审判室 白天

在伊朗离婚法庭的一个审判室里，西敏和纳德坐在法官对面。房门大开，可以听到隔壁房间里等待面见法官的人们的谈话声和走廊里传来的嘈杂声。纳德注视着法官，沉默无语，心事重重。西敏在滔滔不绝地讲话。

法官(画外音)：夫人，你所陈述的事实不足以构成申请离婚的理由，除非还有其他缘故。

西敏 比如？

法官(画外音)：比如他是个瘾君子，对你实施家庭暴力，或者不肯给付家用。

西敏 不，他不是瘾君子。相反，他是一个正派的好人……

法官(画外音)：那你为什么想离婚？

西敏 因为他不想跟我一起走。如果他肯走，我就撤诉……(对纳德)你走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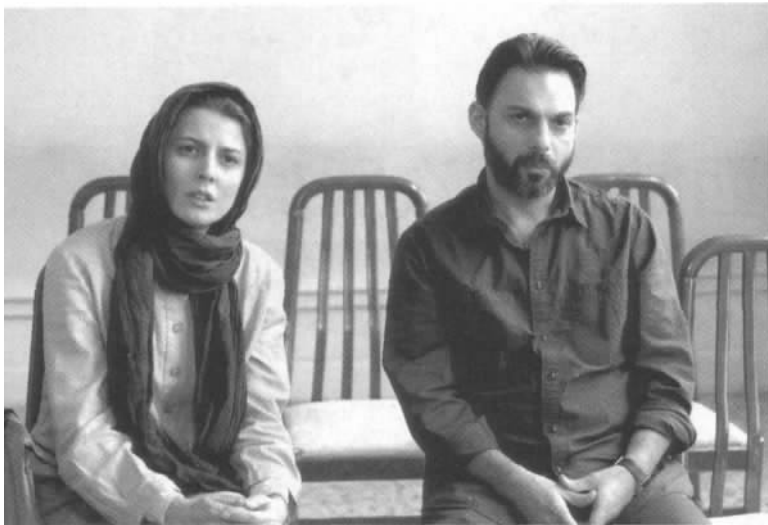
纳德 不，我不走。如果出国对她来说非常重要的话，她可以走。

西敏 法官阁下，请问问他，为什么不走，为什么不想走？

纳德(对西敏)：你是明知故问。

西敏 我不知道。

纳德(对法官)：请让她给我一个理由来说服我，为什么我在目前的情况下应该移居国外。



西敏 :你给我一个理由 ,为什么我们应该留下来。

纳德 (对西敏) :我能给你一千个理由。首先就是我不能丢下我父亲不管。

西敏 :但是你可以离开你妻子?

纳德 :是你把我折腾到这里来的 !是你申请的离婚!我什么时候离开过你?!

西敏 :你刚刚不是说过吗 ?她要是想走 ,尽管走。

纳德 :是的 ,而且我还可以再说一遍。当你不想跟我共同生活的时候……我不是逼着你结婚的 ,自然也不会留难你……以前你想跟我共同生活。现在你不想想了。

西敏 :法官阁下 ,他的理由是父亲的病体……他的父亲患有老年痴呆症。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就在身边。

纳德 :是你以为他不知道。

西敏 :他知道吗?

纳德 :是的 ,我认为他知道。

西敏 :陪伴他的是你还是陌生人 ,对

他来说毫无分别。他甚至不知道你是他儿子。

纳德 :但我知道他是我父亲。

西敏 :你女儿的前途对你来说就无足轻重吗?

法官 (画外音 ,对西敏) :那么所有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孩子都没有前途吗?

西敏 :作为母亲我更希望她不要在这种环境里成长。作为母亲 ,我有这个权利吗?

法官 (画外音) :什么环境?

西敏不做声了。

法官 (画外音) :你的孩子是在这里父母双全好 ,还是在那里没有父亲好?

西敏 :所以我才坚持让他跟我们一起走呀。

纳德 :我的处境不允许我离开。

短暂的沉默。他们甚至不看彼此。

西敏 (对法官) :我们现在该做什么?

法官 (画外音) :什么也不做。回去过你们的日子。

西敏 :如果我们能够过下去 ,我是不会申请离婚的。

法官 (画外音) :除非他同意 ,否则你无法离婚。

西敏 :他刚刚说过他同意。(对纳德)你不是说过你同意离婚吗?

法官 (画外音 ,对纳德) :你愿意准许她离婚吗?

纳德 :如果她更想与丈夫和孩子一

起移居海外,那么我不反对离婚。

西敏(对纳德):“更想”是什么意思?(对法官)法官阁下,请过目这些文件。

西敏把文件举起给法官看。

西敏 法官阁下,在奔走了十八个月并缴纳费用之后,我们才得到了居留权。现在已经过了六个月了,四十天后就要到期。我们为什么要……

法官(画外音):我说过了,这是你们的个人问题。要想离婚,你必须征得他的同意。

西敏 如果他同意离婚,我的女儿怎么办?

法官(画外音):你们必须就一切达成协议。你们的女儿多大了?

西敏 再过两个星期就满11岁了。

法官(画外音):如果她父亲允许的话,她可以跟你走。如果他不同意,她就不能离开。

西敏 他不会同意的。他知道我不会丢下女儿只身出国。

法官(画外音):那是你们两人之间的事。日安。

纳德从座位上站起身。

西敏 法官阁下,我必须知道在这四十天期满之前我该何去何从。

法官(画外音,对纳德):请在这里签名。

纳德走到法官的办公桌旁,在文件上签名。

西敏:只要他把女儿给我,别的我什么都不需要。

纳德 我们的女儿要跟着我。她才不想跟你走呢。

西敏 她懂什么?!

纳德 怎么不懂?她都11岁了。

西敏 法官阁下,求您了,您不能帮我吗?

法官(画外音,对西敏):请在这里签字,不要浪费法庭的时间。

西敏 您说浪费是什么意思?

法官(画外音):你不能因为一点儿小事就来这里。

西敏 对您来说这是小事。

法官(画外音):是的,我是这里的法官,你的问题简直不成其问题……夫人,在这里签字。

西敏 不情不愿地在法庭文件上签字。

内景 走廊和楼梯 白天

人群熙攘,往来或等候在各个办公室之间。西敏穿过人群,走过走廊和楼梯。纳德跟在她身后。

内景 纳德家 楼梯 白天

两个中年搬运工抬着一架旧钢琴从二楼下来。西敏提着行李箱走上楼梯,在二楼平台上停住脚步,等着搬运工抬下钢琴,让出路来。

搬运工甲(抬着钢琴):夫人,你说的是一楼。

西敏 这是一楼……

搬运工甲 那我们下面是什么?

西敏 那是底楼,这是一……

搬运工甲 我们拿的钱只管搬一层。

西敏 不是买主付钱请你们搬的吗?

搬运工甲 只管搬一层……

西敏 我不明白你们在说什么!

搬运工把钢琴放下地。

搬运工甲 那就给买主打电话。让他

告诉我们该做什么。这是两层。

西敏(无奈地) 好吧,让开路,另一层的钱我来付……

搬运工抬起钢琴下楼。

外景 阳台 白天

纳德在阳台上,他的老父亲莫尔塔扎先生坐在一把椅子上。纳德正在用电剃须刀为父亲刮胡子。我们是透过一扇开向阳台的门看到他们的。

内景 门厅 白天

纳德家是一处宽敞的公寓,已经有些年头了。里面略显凌乱。在门厅角落的一把椅子上坐着拉齐埃。她的小女儿索玛耶依偎在她的膝旁。透过开着的门,索玛耶盯着纳德,看他如何为父亲剃须。纳德和他的父亲在谈话,但是因为距离太远,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西敏一边进门一边晃动手提箱,把上面的灰尘抖落下来。她从正在等待的拉齐埃和索玛耶身旁经过,走向卧室。

内景 卧室 白天

西敏的衣服和其他个人物品堆放在床上。她把东西塞进手提箱。

拉齐埃(画外音):打扰一下,夫人……

西敏丢下箱子,走出房间。

内景 门厅和泰尔梅的房间 白天

泰尔梅假装忙着做功课,尽管一眼就能够看出,她其实心不在焉。西敏进来。

西敏:去告诉你爸爸,她们想走。

泰尔梅:你自己干吗不去?

西敏恼火地瞪了泰尔梅一眼。

泰尔梅:怎么?

西敏(轻声):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泰尔梅:我在学习。

泰尔梅还是去了。西敏爬上一把椅子,去够壁柜里的架子,取她的物品。西敏把她所有的书籍、杂志和笔记本从壁柜中丢出来。她突然停下,轻手轻脚地爬下椅子,从窗帘缝窥视门厅里的纳德。纳德正领着他的父亲莫尔塔扎先生回房间。泰尔梅对爸爸说了些什么。

内景 莫尔塔扎先生的房间、厨房和起居室 白天

西敏把她的书放在餐桌上,挨着她的其他物品。拉齐埃站起身来对纳德说话,纳德正抱着脏衣服从父亲的房间走向厨房。纳德的父亲坐在床边,向房间外望去,嘴里咕噜着毫无意义的音节。索玛耶好奇地瞅着他。西敏假装忙着收拾行李,其实在侧耳细听纳德和拉齐埃的谈话。

纳德:……你必须按时给他服药,别让他靠近炉子,别让他出门,因为他会走丢的,别让他去窗口。(提高声音,对泰尔梅)泰尔梅,去拿你要洗的衣服。

纳德把衣服塞进洗衣机。搬运工从楼梯上呼唤西敏。

搬运工甲:夫人?

西敏:到楼上来……

纳德:我7点半就得去上班。你得赶在我走之前到这儿,这样我才能把他交给你。

拉齐埃:太早了。这样的话,我得5点半出家门。

纳德:你在8点之前能到吗?他通常8点半醒来。你按楼上邻居的电铃,他们会给你开门。我会把公寓钥匙放在横档上。

纳德从厨房走到起居室，没留意西敏。与此同时，西敏拿着钱包和几本音乐授课笔记，走向已经来到门前的搬运工。

拉齐埃：恕我冒昧……每个月的报酬是多少？

纳德：三十万。

西敏（对搬运工）：喏，把这个给他。这是音乐授课笔记。也许用得着。

西敏给了搬运工一张五万托曼的纸币。

搬运工甲：我没有零钱。

拉齐埃（对纳德）：三十万有点儿……太少了。

纳德：不少，这是行价。你可以四处打听打听。

西敏回卧室去找零钱。泰尔梅抱着脏衣服走向厨房。拉齐埃犹豫不决。

拉齐埃：路太远了。要倒好几趟车呢。

纳德（对泰尔梅）：按电钮。我已经放上洗衣粉了……（对拉齐埃）我只能出这个价。所以……

拉齐埃：让我想想，然后告诉你。

纳德：今天下午就得告诉我。我还约了其他人，如果你不干，我不想两头落空。

内景 卧室 白天

西敏在数从梳妆台抽屉里拿出的钱。她数着数着糊涂了，很是沮丧，只好又从头数起。

拉齐埃（画外音）：再见，夫人。

西敏把剩下的现金收回抽屉里。抽屉里面还放着一些钱。

内景 楼梯 白天

拉齐埃和女儿走下楼梯。西敏给搬

运工付钱。搬运工道谢，离开。西敏回到公寓中。

内景 厨房 白天

泰尔梅和纳德伏在洗衣机前，想弄明白其中的机关。

纳德：她平时用哪个开关？

泰尔梅：我去问她？

纳德：她还没走呢，你就想让我丢脸了？！……我们自己想办法……你觉得是哪一个？

泰尔梅：要我说，是“4”。

纳德：为什么是“4”？

泰尔梅：因为这个按钮褪色了。看到了吗？她一定是用这个用得最多。

纳德瞟了泰尔梅一眼，心里颇以这个女儿为傲。他摁下按钮“4”，开动了洗衣机。

纳德：真是“4”。从现在开始我们就靠褪色的按钮过日子吧。

泰尔梅（忧心忡忡）：她真的要走了。

纳德：她会回来的。

内景，起居室和莫尔塔扎先生的房间 白天

音响摆放在电视机下的架子上。西敏从音响旁边的什物中抽出一张CD。纳德走出厨房，来到起居室，手持遥控器，把电视频道换来换去，假装对此兴致盎然。西敏把手提箱放到门边。莫尔塔扎先生察觉到她要出门。

莫尔塔扎先生：西敏，你要去哪里？

西敏：我很快就回来。

莫尔塔扎先生：你要去哪里？

西敏迫不得已，只好进了莫尔塔扎先生的房间。

西敏 就去街角。我很快就回来。
莫尔塔扎先生颤颤巍巍地抓住西敏的手,不放她走。

西敏 我很快就回来……让我走吧。

莫尔塔扎先生 你到哪里?

西敏 爸爸,我告诉过你了……我会回来的。

莫尔塔扎先生眼神空洞地盯着西敏,不肯松开她的手。

西敏 泰尔梅!来陪着爷爷。

纳德走进父亲的房间。

纳德 爸爸,起来……起来。我带你去卫生间。

纳德托住父亲的胳膊,想让他松开西敏的手。

纳德:放开她的手……爸爸……放开。

莫尔塔扎先生 你带我去哪儿?

纳德 去卫生间,然后我们出去买报纸……来吧……(对西敏)你可以走了。

莫尔塔扎先生 西敏。

纳德 她会回来的。

纳德掰开父亲的手,把西敏的手放开,然后带着父亲去卫生间。在纳德面前,西敏竭力掩盖她的踌躇和伤悲。

内景 泰尔梅的房间,白天

西敏把剩下的那堆书从泰尔梅的书桌上搬走。泰尔梅走向门口。

西敏 你不跟我走?

泰尔梅没有回答。西敏发觉泰尔梅心事重重。

泰尔梅 你为什么要把书拿走?

西敏 我要看。

泰尔梅:就两个星期,这些都要看吗?

西敏关上门,免得别人听到她们的对话。

西敏:你答应过我,要对他守口如瓶。

泰尔梅:你也答应过我,就两个星期。

西敏看着泰尔梅,不太确定自己能否信守诺言。

内景 泰尔梅的房间和门厅,白天

纳德站在半开半掩的卫生间门前,等着父亲出来。

纳德(对父亲):别把你的手放在那儿。

西敏走出泰尔梅的房间,来到门厅。她手里握着自己刚刚找到的CD。也许这是一个道别的由头。

西敏 我拿走这张沙贾里安的CD。

纳德 拿吧,想拿什么就拿什么。



西敏：不用，就这一张……再见。

纳德：再见。

西敏收拾起她的东西，准备离开。纳德在想心事。泰尔梅从房间的窗帘缝隙中目送母亲出门。

内 / 外景 西敏的汽车 / 街道，白天

西敏驾车，从小街转入主干道。她戴着墨镜。面庞上没有任何痛苦的痕迹。突然，泪水从墨镜下滑落。她看到拉齐埃和她的女儿走在街道另一侧的人行道上。她在她们前方停了下来，按了一下喇叭，引起她们注意。

内 / 外景 西敏的汽车 / 街道，白天

拉齐埃和女儿坐在西敏汽车的后座上，紧挨着西敏的行李箱和什物。西敏在开车。

拉齐埃：我还以为您住在那里。

西敏：不，我最近刚搬到我妈妈家。

拉齐埃：这可让我有点儿为难了。

西敏：放心吧。他为人正派。我对他没有一丝一毫的不信任。

拉齐埃有点儿犹疑。她举棋不定。

西敏：而且你去的时候，他已经出门了，等他回家，你就能走了。你可以带着你的女儿来。这样泰尔梅也就不孤单了。让她们彼此做伴，我会感觉好受些。

拉齐埃思忖。

西敏：把你的决定告诉你姑姐，我会打电话问她的。

拉齐埃：好的。

外景 公交总站，白天

公交总站人流熙攘，车水马龙。拉齐埃和她的女儿挤向她们要乘坐的公交车的站点，跟所有乘客一起等车。

外景 纳德家外的街道，白天

翌日清早，拉齐埃和索玛耶快步走过纳德家外的街道。她们来到纳德家的公寓楼下。拉齐埃按响门铃。门嗡嗡响着开了。

内景 纳德家的公寓楼 楼梯，白天

开门声传来，拉齐埃和索玛耶上楼。拉齐埃上楼有点儿吃力。她举手摸索门上的横档，取下钥匙，开门。她跟索玛耶进屋。

内景，起居室和莫尔塔扎先生的房间，白天

拉齐埃从里面锁上公寓门。她把提包和黑长袍放在沙发上。索玛耶从门厅好奇地盯着莫尔塔扎先生。他在床上睡觉，一个氧气罩盖着他的鼻子和嘴。

索玛耶：这是什么？

拉齐埃：嘘——！

索玛耶（压低声音）：这是什么？

拉齐埃：这是氧气……走开。你会把他吵醒的！

索玛耶依旧好奇地站在门厅里，拉齐埃走进厨房。

内景 厨房和起居室，白天

拉齐埃清理早餐桌，把盘子放进水槽。她用桌上的剩面包和奶酪，给女儿做了一份简单的早餐。索玛耶走进厨房。

索玛耶（轻声耳语）：他死了吗？

拉齐埃（轻声）：没有……拿着这个，去那边吃。

索玛耶：那他为什么一动不动？

拉齐埃：因为他在睡觉。

索玛耶端着托盘走出厨房。拉齐埃把那堆盘子从水槽里拿出，放入洗碗机。她尽力不弄出一点儿声响。她不想吵醒莫尔塔扎先生。显然，她操作洗碗

机的动作不够娴熟。她弯腰把一个盘子放入洗碗机,中途忽然停住手,像是感觉到了什么。

拉齐埃(轻声):索玛耶……快来……跑过来。

她示意索玛耶过来。索玛耶把托盘放在沙发上,快步跑向厨房。拉齐埃安详地站着,手放在腹部一侧。她感受到了手下发生的什么事,对索玛耶微笑,流露出喜悦之情。索玛耶热切地把耳朵贴到妈妈肚子上。

拉齐埃 这边。

索玛耶的耳朵贴在妈妈凸出的肚子上移动着,想听听胎儿的动静,却一无所获。

索玛耶 我什么都没听到。

拉齐埃 嘘——!

索玛耶 宝宝在做什么?

拉齐埃 宝宝醒了。

索玛耶现在是用手来轻触妈妈的肚子。她想捕捉到宝宝的动作。

拉齐埃 宝宝真淘气。

此时拉齐埃瞥到莫尔塔扎先生正经过门厅蹭向门口。她赶忙上前。

拉齐埃 你好。

内景,门厅和莫尔塔扎先生的房间,白天

拉齐埃走向莫尔塔扎先生。莫尔塔扎先生已经来到门口,打算出去。索玛耶在厨房门口怯怯地张望。

拉齐埃 你想去哪里?

莫尔塔扎先生 我想……买报纸。

拉齐埃 我们有报纸。回你的房间,我给你拿吃的。

拉齐埃作势让莫尔塔扎先生返回

他的房间。出于习惯,莫尔塔扎先生抬起手,想让拉齐埃握住,领着他走。拉齐埃避开了他的手。莫尔塔扎先生瞧了瞧索玛耶。索玛耶有点儿害怕,缩到厨房墙后面。

索玛耶 妈妈……妈妈……

拉齐埃扭头看她。

索玛耶 :……他尿裤子了。

此时拉齐埃才注意到莫尔塔扎先生裤子上的湿迹。她吃了一惊,没料到会有这种事。她引着莫尔塔扎先生回到床上。

拉齐埃 坐在这儿……坐。

莫尔塔扎先生坐到床边。眼前的局面令拉齐埃备感苦恼,她小心翼翼地走向门厅,免得踩到地毯上的尿迹。索玛耶跟在她后面。

拉齐埃(对索玛耶) 你去哪儿?你没看到这里不干净吗?去穿上鞋。

索玛耶去厨房穿鞋。拉齐埃看着处境狼狈的莫尔塔扎先生。她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

拉齐埃(对莫尔塔扎先生) 你会自己换衣服吗?

莫尔塔扎先生 西敏……

拉齐埃去前门穿上鞋,然后返回莫尔塔扎先生的房间。她在衣帽架和壁柜的衣物中翻找,想给莫尔塔扎先生找一条干净裤子。她拎出一条睡裤和一件衬衣。

拉齐埃:起来……起来……我带你去卫生间。

莫尔塔扎先生站起身。气味令人作呕。拉齐埃发现他不仅是尿了裤子,而且还在裤子里大便了。

拉齐埃(恶心):唉!你能自己洗

澡吗？

内景，走廊和卫生间，白天

拉齐埃走进卫生间。她把莫尔塔扎先生的干净衣服挂在墙壁的一个钉子上，打开浴缸的水龙头，把他领进卫生间。

拉齐埃脱掉衣服，自己洗澡，然后再把这些衣服穿上……你听懂了吗？自己洗澡，这样就舒服了。

拉齐埃走出浴室，关上门，等在浴室门外的走廊上。她很担心莫尔塔扎先生。索玛耶好奇地站在走廊里。拉齐埃把耳朵贴到浴室门上。

拉齐埃：你能行吗？

她等了片刻。把门推开一道缝。莫尔塔扎先生依然呆立在浴室中间，跟刚才一样。

拉齐埃看：把裤子穿上……裤子……好吗？

拉齐埃再次离开浴室，关上门。莫尔塔扎先生木然地盯着关闭的浴室门。

莫尔塔扎先生 西敏……

内景，语言学院接待处和教室，白天

西敏手持听筒，站在她任教的语言学院的秘书办公桌前。接待区四周是教室，可以透过半开的房门看到教室里的学生。

西敏：他需要上厕所时自己会说的……嗯，带他去浴室……我12点才能来呢……我有课……不……你给我



丈夫打电话了吗？给他打电话。你有他的电话号码吗？写下来。在门厅的电脑桌旁有支钢笔……我等着你。

西敏等着电话另一端的回应。她瞥了一眼等她回去继续上课的学生。心里迟疑不决。

内景，纳德家，起居室和莫尔塔扎先生的房间，白天

拉齐埃手持听筒，显然是在打电话，等待对方应答。莫尔塔扎先生依然穿着脏衣服，坐在他的床边。索玛耶从他身边走开，来到起居室。拉齐埃挂了电话，看着一脸无辜的莫尔塔扎先生。

索玛耶 妈妈，他真难闻。

拉齐埃 嘘——！这样说不礼貌。

拉齐埃从钱包里拿出一个小本子。她拨了一个自己记在小本子上的电话号码，等着对方接听。

拉齐埃 喂……日安……请原谅，我遇到了一个与宗教有关的问题。我在一户人家里工作。这里有一位老人。我是来照顾他的。我刚刚看到他尿湿裤子了。他

他们没有告诉我他生活不能自理。我想问问您我该怎么做。如果我给他清洗更衣,这是否会被视为罪孽……(稍顿)不,这里没有其他人。他有七八十岁,已经老态龙钟了……(稍顿)我给他的儿子打了几次电话,但是他没有接听……我在这里不认识其他人……(稍顿)我可能会无意间看到……(稍顿)这事挺急的,这个可怜人已经这样坐了半个小时了……(稍顿)不,我今天会告诉他儿子我不能再干了……(稍顿)是的……是的……好的。非常感谢。很抱歉打扰您。再见。

拉齐埃挂断电话,走进厨房,拿出一副手套。

索玛耶 我不会告诉爸爸的。

拉齐埃 我的小天使。

拉齐埃走进莫尔塔扎先生的房间,关上门。索玛耶好奇地走向门口。她从钥匙孔里向内窥视,看到妈妈脱掉莫尔塔扎先生的衣服,给他擦洗。

外景 加油站,下午

泰尔梅在给纳德的汽车加油。纳德坐在方向盘后面,从侧视镜里瞧着她。有几个人瞅着泰尔梅,很惊讶她居然在干这种活儿。泰尔梅加满了油箱。把喷嘴放回原处,走向纳德的车窗。纳德递给泰尔梅两张两千托曼的纸币。泰尔梅付给加油站的营业员,疾步回到副驾驶座上,把加油卡还给父亲。

泰尔梅(上车) 大家都盯着我看……

纳德 没关系,宝贝。加了多少?

泰尔梅 三十七升半……

纳德 你拿回找头了吗?

泰尔梅 他没给我……

纳德 你没要吗?

泰尔梅 这是他的小费。

纳德:他加油时才有小费呢……你去把找头要回来……快去。

泰尔梅下车,走向营业员。排在队伍里等待加油的下一辆车烦躁起来,按响了喇叭。从后视镜里,纳德看到泰尔梅在跟营业员争执,想要回找头。泰尔梅最终拿回了钱。她兴高采烈地回到车里。纳德发动汽车,开走了。泰尔梅把钱交还给纳德。

纳德 你留着吧。

内景 纳德家 起居室和莫尔塔扎先生的房间,下午

纳德和泰尔梅冲进家门。纳德手里还抓着报纸。加赫拉艾太太坐在长餐桌后面。看到纳德进门,她站起身来。拉齐埃在厨房。

纳德(对加赫拉艾太太) 你好……很抱歉我们来晚了。

泰尔梅 你好。

加赫拉艾太太 你好……泰尔梅,近来如何?

泰尔梅 还行。我去拿书。

加赫拉艾太太 还有你的考试成绩。

泰尔梅回房间拿她的数学课本。纳德脱掉外套,走向父亲的房间,想把买的报纸给他。索玛耶坐在莫尔塔扎先生身旁,正在给他读报纸。

纳德(对父亲) 你怎么样?好吗?(对索玛耶) 你好吗,小姐?是你给他读报还是他给你读报?

莫尔塔扎先生 阿里结婚了吗?

纳德 谁是阿里?

莫尔塔扎先生 阿里。

纳德(跟父亲逗趣) 结了,爸爸……

现在轮到你了。

莫尔塔扎先生由衷地笑了。索玛耶局促不安，溜出了房间。拉齐埃从厨房里出来，穿上黑长袍，打算离开。

拉齐埃（对索玛耶）：去穿鞋。我们要走了。

加赫拉艾太太（对索玛耶）：别忘了你的画。

索玛耶从餐桌上收拾起她的画和蜡笔。

加赫拉艾太太：好好照顾你妈妈，好吗？

索玛耶：好的。

索玛耶把画和蜡笔放进她的双肩背包里。纳德从莫尔塔扎先生房间里出来。

拉齐埃：你好。

纳德：你好……你没有拧紧氧气阀门。

拉齐埃：我早上拧紧了……一定是他又打开了。

纳德：从现在开始，把阀门拧到底，这样他就转不动了。

拉齐埃：请原谅，但是我明天可能不来了。

纳德（愕然）：你说过你每天都来的！

拉齐埃：太远了。

纳德：我已经回绝了另一个人。现在是下午4点。我上哪儿去找人明天早上来？

拉齐埃：对我来说，这份工作太重了。

纳德：请到这儿来……

纳德走向厨房。

索玛耶（指着她的鞋）：我穿不上。

拉齐埃帮她穿鞋。

加赫拉艾太太：你之所以觉得累，也许是因为你第一天来上工的缘故。

拉齐埃：不是，夫人……（指着莫尔塔扎先生的房间）你已经来了一会了。你也看到了……以我目前的状况的确应付不来。（对索玛耶）：拿上你的包。

加赫拉艾太太：这是医生的电话号码。

拉齐埃：是男的还是女的？

加赫拉艾太太：女的。她的秘书认识我。告诉她们是加赫拉艾让你去的。她们也做超声波的。

索玛耶：宝宝在踢妈妈的肚子。

加赫拉艾太太：因为他想出来跟你玩。

拉齐埃：宝宝今天动得很厉害。

加赫拉艾太太：那一定是个男孩。

拉齐埃笑着走向厨房。泰尔梅捧着书和笔记本回来，挨着加赫拉艾太太坐到餐桌前。

内景 厨房，下午

纳德往茶壶里灌水，然后按键烧水。拉齐埃站在厨房门口。纳德在厨房碗柜里找茶叶。

纳德：昨天说好了的。我明天怎么能把他自己留在家里？（对泰尔梅）泰尔梅，你妈妈把茶叶放在哪里了？

泰尔梅（画外音）：我不知道。

拉齐埃：你没说过我还得给他清洗身体。

纳德：清洗身体？

拉齐埃：他今天弄脏了裤子。

纳德把目光从碗柜移开，讪讪地看了拉齐埃一眼。

拉齐埃：让我来给他清洗身体不合适。请付我今天的工钱，我好走。

纳德沉吟。

拉齐埃：把工钱给我好吗……？

纳德：你能不能至少明天再来一趟？给我点儿时间找人来替你？我得在报纸上登个广告。

拉齐埃：你可以打电话找个男护工。

纳德：我不能随便让什么人进我家。

纳德从衣袋里掏出钱，付给拉齐埃。拉齐埃接钱离去。

拉齐埃：再见。

纳德回到厨房。他听到门铃响起，过去开门。拉齐埃站在门口。

纳德：唔？

拉齐埃：请原谅，但是我可不可以把你的电话号码给我丈夫，就说我是在报纸上看到的，让他来做这份工作？

纳德：你把这事告诉他，如果他愿意的话……

拉齐埃：我不想让他知道你认识我。我没有告诉他我到这里来做钟点工。

纳德：请他打个电话，今晚来见我……

拉齐埃：今天来不及了。我明天还来。告诉他从后天开始。至于报酬……

纳德：好的，让他给我打电话。我们安排一下，在银行见面。

拉齐埃：谢谢你。

纳德：再见。今天你辛苦了，谢谢。

拉齐埃下楼。纳德返身关上门。

外景：汽车站，下午

在这座城市一个人声鼎沸的广场里，拉齐埃和索玛耶筋疲力尽地坐在汽车站的长凳上。

内景：银行，白天

守卫开门。拉齐埃的丈夫霍贾特，一个形容瘦削的37岁男人进来，走向柜台。霍贾特坐到一个办公桌旁，向里张望金库和一摞摞现金。纳德正在忙着清点。纳德在金库的日结单尾端签字，然后走向银行经理的办公桌。

纳德：你好。

霍贾特（认出了纳德）：你好，先生。

纳德把金库日结单放在银行经理的办公桌上，走向自己的办公桌。

霍贾特：对不起，我来晚了一点儿。

纳德：没关系。你说你以前在哪儿工作？

霍贾特：我以前是个鞋匠。

纳德：现在你不干了？

霍贾特：是的，我失业了。

纳德：你给他清洗身体没问题吧？因为昨天他把自己给弄脏了。

霍贾特：没问题。我会像对待自己父亲那样对待他……

纳德：但是你得单独跟他在一起，必须悉心照看他。

霍贾特：你妻子不在家？

纳德：不在，我目前是一个人。

霍贾特：请原谅，但是三十万的报酬，对于这份工作来说是不是有点儿少？

纳德：你想要多少？

霍贾特：我当鞋匠当了十五年。我不怕吃苦受累。我看不惯懒汉。你至少应该付我四十万……

纳德：我的确付不了那么多。

霍贾特：我来干几天看看。如果你觉得我干得好，就在三十万上多加点儿。如果不满意，你连钱都不用付。我今天就可以开工。

纳德：不用，今天那里有别人，我给你把地址写下来。从明天开始。带身份证来。

霍贾特：好的。

纳德写下了地址。

内景 纳德家 厨房和起居室 早上
纳德站在桌旁。泰尔梅的课本放在桌上。他一边狼吞虎咽地吃早餐喝茶，一边考问泰尔梅。泰尔梅从厨房外面回答。

纳德：恒久（constant）？

泰尔梅：持续（continuous）。

纳德：不毛之地（barren）？

泰尔梅：沙洲（sandbar）。

纳德（纠正她）：沙漠（desert）！

泰尔梅：沙漠。

纳德：起义（insurrection）？

泰尔梅：反抗（rebellion）。

门铃响了。

纳德（继续用考试的口吻）：门铃？

泰尔梅已经穿好了校服，正在穿鞋。她走向对讲机。

泰尔梅（继续用答题的口吻）：拉齐埃太太。

纳德（继续用提问的口吻）：不！

泰尔梅（继续用答题的口吻）：她丈夫。

泰尔梅按下按钮，开楼门放拉齐埃和她女儿进来。她并没有看究竟是谁。

纳德：把下面的词翻译成波斯语，设计模型？

泰尔梅：Nemunak。

纳德：蜜钱？

泰尔梅：Khoshaab。

纳德拿着书走出厨房。他穿上鞋打算出门。看了看还在房间里酣睡的父亲。

纳德：担保？

泰尔梅：Tazmin zamanat。

纳德：那是阿拉伯语。讲波斯语。

泰尔梅：我们的书上就是这么写的。

纳德：我还以为我们已经达成协议，再也不说这句话了呢。错了就是错了，是不是书上写的并不重要。至于“担保”，你写……

纳德思索。

泰尔梅：如果我写别的她会扣分的。

纳德：随她扣吧……写 posht-vaneh。

门铃响了。泰尔梅开门。拉齐埃和女儿进来了。

泰尔梅：你好。

拉齐埃：你好。

纳德：你好，夫人……今天应该是你丈夫来啊！

泰尔梅出门。

拉齐埃：他来不了。

纳德：明天呢？他来吗？

拉齐埃：我不知道。如果他不来，我来。

纳德：我希望今后不要每天如此。

拉齐埃：不是，这个可怜的人是想来的。可是昨晚他的一个债主领着警察上门，把他带走了。

纳德：哦，如果真有什么麻烦，他来不及的话，最好提前几天告诉我。

拉齐埃：不，他肯定会来的。我会去见债主，求他放人。他的支票被拒付了。因为害怕被拘留，他上一个星期都没敢回家。

泰尔梅（画外音）：爸爸，我们要迟到了！

内景 厨房 白天

拉齐埃从厨房水槽底下把垃圾桶拖出来。她把水槽里的垃圾也装进去,袋口打了一个结。她把垃圾袋拎到厨房门口。垃圾袋很重。她叫索玛耶来帮忙。

拉齐埃(轻声) 索玛耶!

她开始清理早餐桌。

内景 莫尔塔扎先生的房间 白天

索玛耶站在莫尔塔扎先生床边,盯着盖在他口鼻上的氧气罩。她好奇地把手放在氧气筒阀门上,向左拧,然后向右拧。她把阀门拧得太大了,惊醒了莫尔塔扎先生。

索玛耶(对莫尔塔扎先生) 你好。

拉齐埃(画外音) 索玛耶!

索玛耶赶忙溜出房间。

内景 门厅 白天

索玛耶从莫尔塔扎先生房间里出来。拉齐埃在折门厅里的地毯,两天前这些地毯被弄脏了。

拉齐埃 把垃圾丢出去。

索玛耶走向垃圾袋。拉齐埃抓着地毯,拖向浴室。

拉齐埃 你能行吗?放在门口就可以了。

索玛耶吃力地拎起垃圾袋,拿到外面。拉齐埃把地毯拖进浴室。

内景 楼梯 白天

索玛耶拖着垃圾袋下楼。突然,袋子破了,一些垃圾还有污水漏到了楼梯上。索玛耶想捡起垃圾,塞回袋子,却是徒劳。

内景 浴室 白天

拉齐埃把地毯放进浴缸,尽管很费劲,她依然尽力清洗漂净。索玛耶凑到浴

室门前。

索玛耶 妈妈 袋子破了!

拉齐埃(丧气地) 唉!……在哪里?

索玛耶 在楼梯上。

拉齐埃(恼火地) 你怎么还弄脏了衣服?我到哪里去给你找干净衣服?脱下来!

拉齐埃心烦意乱。她烦躁地脱掉索玛耶的衣服。索玛耶心里有些难受,但是她没有表现出来。

内景 楼梯 白天

拉齐埃在楼梯上,拿着簸箕和扫帚,清理破口的垃圾袋弄出的一片狼藉。索玛耶穿着泰尔梅的衣服,对她来说衣服太大了。她忧心忡忡地走到门口。

索玛耶:妈妈……他没在自己的房间里。

拉齐埃(担起心来) 去看看他是不是在浴室。

索玛耶回身进去了。拉齐埃忐忑不安。她把清理垃圾的事先放到一边,急忙返回纳德家。

外景 纳德家公寓楼外 白天

心急如焚的拉齐埃冲出了楼门,她向街道两端张望,不知道该去哪个方向找。她奔向主要的十字路口。

外景 街道 白天

拉齐埃一边跑,一边四处张望。她冲到路口的另一侧,又折回纳德家这条街道。她停下来喘气,不知道自己该去哪个方向,该去什么地方。她瞄到了街道尽头的一个报摊,发现莫尔塔扎先生光着脚站在报摊旁。他试图横越车流穿梭不息的街道。她惊恐万状,向他跑去,过马路时眼睛也紧盯着他。突然,身后传来尖利

的刹车声。

内景 纳德家 泰尔梅的房间 白天

纳德、泰尔梅、索玛耶和莫尔塔扎先生在玩桌式足球，弄出很大的声响。

内景 厨房 白天

满面倦容的拉齐埃在厨房水槽洗脸。她听到了快乐的尖叫声，但是她另有心事，忧形于色。她擦干脸。扣上外套的扣子，走出厨房。

内景 楼梯 白天

拉齐埃开门。她疲惫地带着女儿走下楼梯。

内 / 外景 公共汽车 / 街道 下午

一辆汽车驶进车站。拉齐埃和女儿上车，站在女宾区域。公交车人满为患，没有空座位。索玛耶累极了。一位妇女向侧方挪了挪，让索玛耶坐在身旁。拉齐埃跟其他妇女一起站在通道上。公交车开动了。拉齐埃无力地抓着栏杆。她一阵眩晕，险些跌倒。她身后的一个女人扶住了她。另一个女人起身把座位让给拉齐埃。

女乘客 来坐在这儿。

拉齐埃坐下，筋疲力尽地闭上了眼睛。

内景 纳德家 楼梯 白天

楼上的邻居卡拉尼太太站在纳德家的公寓外面，正在跟莫尔塔扎先生说话，透过玻璃门可以看到老人扭曲的轮廓。

卡拉尼太太 你吃早饭了吗？你去坐下，我给你的儿子打电话。别进厨房。



卡拉尼太太不放心地上楼回家。公寓楼大门开启的声音传来。她返身下楼，等着看来者是谁。是拉齐埃和索玛耶。拉齐埃爬楼时几乎是举步维艰。

卡拉尼太太 我的孩子，这个可怜的老人在门口站了半个小时了。你怎么来得这么晚？

拉齐埃 我得转公交车，太远了……你好。

卡拉尼太太 你好。

拉齐埃从门口横档上摸到钥匙。

卡拉尼太太：倒垃圾时要搬着垃圾桶。袋子里洒出来的污水弄得楼梯上到处都是。

拉齐埃 昨天我头晕，失手把垃圾袋掉在了地上。我今天会把楼梯拖干净。

拉齐埃开门。她和索玛耶领着莫尔塔扎先生回房间。卡拉尼太太嘟囔着什么，上楼去了。

外景 泰尔梅学校外面 街道 白天
纳德驾车从主干道转向泰尔梅学校

所在的小街。放学了,街道上挤满了学生和车辆。纳德来得有点儿迟。他徐徐驶过学校,目光搜寻着泰尔梅。加赫拉艾太太从学校里出来,一群学生簇拥着她,跟她走向她的车。泰尔梅也在其中。她给加赫拉艾太太看一个模型,是她专门为期末考试做的。

内景 纳德家 楼梯 白天

纳德拎着泰尔梅的双肩背包,走在她前面上楼梯。泰尔梅手拿报纸。他们来至公寓门前。纳德按响门铃。泰尔梅累了,蹲下身去,想坐到楼梯上。

纳德:别坐那儿,是湿的。

泰尔梅倚靠着墙壁。纳德再次按响门铃。没人应答。他拧了拧门把手,然后敲门。他迷惑不解。

纳德:夫人……夫人……(提高声音)夫人!

他伸手去横档上摸索钥匙。没有找到。

纳德:她女儿叫什么名字?

泰尔梅:索玛耶。

纳德:索玛耶……索玛耶……

纳德担心起来。他把耳朵贴到门上,想试试能否听到什么动静。纳德转头看向通往上层的楼梯。

纳德:卡拉尼太太……卡拉尼太太……

他登上几级楼梯。泰尔梅上前叫门。

泰尔梅:爷爷……爷爷……

楼上邻居家的门开了。纳德又向上走了几步。

纳德:卡拉尼太太?

卡拉尼太太(画外音):哦,你好。

纳德:你好。你今天见到我们家那个

女钟点工了吗?

卡拉尼太太(画外音):她刚才在拖楼梯。

纳德:什么时候?

卡拉尼太太(画外音):就在中午之前……她没在家吗?

纳德:没有……(对泰尔梅)等在这儿,我去车里拿我的钥匙。

纳德奔下楼。

内景 门厅和莫尔塔扎先生的房间, 白天

锁孔里传来钥匙转动的声音。门开了。纳德和泰尔梅进家。家里没人。莫尔塔扎先生房间的门关得紧紧的。纳德打开门,和泰尔梅一起进去。莫尔塔扎先生已经从床上跌了下来。他的一只手被头巾牢牢地绑在床头栏杆上。他弄脏了裤子,假牙也从嘴里掉了出来。显然他被孤零零地丢在这里很久了。纳德看到父亲的这副模样简直要气疯了。他抱起父亲的头,直视父亲的脸。莫尔塔扎先生的眼珠在转动。他还活着。泰尔梅把祖父的手从床上解开。纳德扶起父亲,让他坐到床边。他怒不可遏。泰尔梅泪盈于睫。

纳德:爸爸……爸爸……

泰尔梅从地板上捡起祖父的眼镜。

纳德:看着他……(边走边说)无耻!

盛怒的纳德疾步冲出房间。

内景 主卧室 白天

纳德急匆匆地翻看床头柜和梳妆台的抽屉,那里是存放有价证券、现款和金饰的地方。他查看另一个存放现金的抽屉,数钱。钱的数目少了一些。

纳德:你从抽屉里拿钱了吗?

泰尔梅(画外音)没有。

内景 门厅 白天

纳德从自己的房间出来,走向厨房。他看到索玛耶的双肩背包落在公寓门边的一个角落里。他向厨房扫了一眼。

内景 莫尔塔扎先生的房间 白天

纳德 这是谁干的?

莫尔塔扎先生茫然地盯着纳德。

纳德 站起来。站起来。

纳德架着父亲的双臂,帮他站起身。他抬起父亲的双臂,然后又放下,查看父亲有没有受伤。

纳德:动动胳膊……抬手……胳膊疼吗?走两步……走……抬腿……有没有哪里觉得疼?

纳德协助父亲走了几步。泰尔梅很为祖父担心。莫尔塔扎先生已经不能自如地走动了。

纳德 怎么了,爸爸?你的腿疼吗?

纳德让父亲坐在床边。他解开父亲衬衣的扣子,脱下衬衣,查看父亲的身体上有没有伤痕。纳德想脱下父亲的裤子。他父亲却抓着裤子不放。泰尔梅站在旁边,泪水在眼睛里打转。

纳德:我想看看你是不是没事……放手……

纳德猛然醒悟过来,莫尔塔扎先生是因为泰尔梅在场而感到尴尬。

纳德(对泰尔梅)去外面站着。

泰尔梅 他受伤了吗?

纳德 没有……去外面。

泰尔梅出去。纳德脱下父亲的脏裤子,扶着他走出房间。

纳德(高声,对泰尔梅)去厨房,关上门。

内景 厨房和门厅 白天

透过半开的门,泰尔梅看到父亲像扶着孩子一样扶着祖父,走向浴室。她关上门,泪流满面。

纳德(画外音):把他的衣服给我拿来。

外景 阳台 白天

泰尔梅从晾衣杆上收拢祖父的衣服和毛巾。

内景 门厅 白天(接前)

拉齐埃和索玛耶急匆匆地进了公寓楼。她发现门已经开了,纳德和泰尔梅的鞋子放在门口,心里惴惴不安。她进门,看到莫尔塔扎先生的房间里空无一人,登时惊慌起来。泰尔梅抱着莫尔塔扎先生的衣服和毛巾从厨房走进门厅。索玛耶兴高采烈地向她跑去。

索玛耶 你好。

泰尔梅不理她,神色冷淡地走向浴室。从她的反应中,拉齐埃看出情形不妙。索玛耶想跟着泰尔梅。

拉齐埃 到这儿来。

索玛耶停住脚步。拉齐埃走向厨房,索玛耶跟在后面。

索玛耶 妈妈,我渴了。

内景 厨房和门厅 白天

拉齐埃惶然发现纳德也在家里。她拿了一个玻璃杯,从水龙头里接水,递给索玛耶喝。悲愤交加的纳德走进厨房。

拉齐埃 你好。

纳德 你去哪儿了?

拉齐埃 发生了一些事。我必须离开一下。

纳德 你没有权力离开!

拉齐埃 当时他在睡觉。

纳德 :那么说 ,如果他在睡觉 ,你就可以把他锁在屋里自己出去 ?

拉齐埃 :我没走很久。

纳德 (愤愤地) :没走很久 ? 你这是直视着我的眼睛当面说谎 ! (越说越生气) 我回家的时候 ,他都奄奄一息了。

拉齐埃 :我本以为他会像每天那样睡觉。

纳德 :那么说 ,只要他在睡觉 ,你就可以锁上他走人 ?

拉齐埃慑于纳德的震怒 ,不做声了。

己从抽屉里拿钱 ?

拉齐埃 (极度震惊) :我拿了钱 ?!

纳德 (对拉齐埃) :走。滚出去。

拉齐埃 (对索玛耶) :去外面等我。

索玛耶出去。

拉齐埃 :我什么时候拿钱了 ?

纳德 :你没拿吗 ?该死的 ,你给我滚 !

泰尔梅 (画外音) :爸爸……好了。

拉齐埃 :我以殉道者的名义起誓 ,我没拿……喏 ,你可以搜查我的包 ,如果里面有……



纳德 :滚出去 !

拉齐埃 (泪水涌入眼眶) :你是想赖掉我应得的工钱。

纳德走过去 ,想把她往门外推。

纳德 :你应得的就是从这里被踢出去……因为你孩子在场我才没这么做。滚 !

拉齐埃 (惊叫) :别碰我。

纳德 :那你就自己

正在喝水的索玛耶也被吓到了。

纳德 :我在跟你说话 !

拉齐埃 :他没事吧 ?

纳德 :你为什么把他的手绑到床上……嗯 ?

索玛耶把空杯子交给妈妈。

纳德 :你在这个家里的职责是什么 ? 是把这个老人的手绑到床上 ,把他锁起来 ,去忙活你自己的事儿吗 ?

拉齐埃 :我不能不去。

纳德 :我没有付你钱吗 ?你为什么自

出去 !

纳德逼着她出门。他跟着她走到门口 ,砰地在她身后关上了门。

泰尔梅 (画外音) :爸爸……

内景 ,走廊和浴室 ,白天

纳德走向浴室所在的走廊。

泰尔梅 :他就坐在门后面。不肯向后退。

纳德推门 ,但是他父亲坐在门背后 ,不肯让开。

纳德 :向后退 ,让我把门打开……起

来……起来 向后退……爸爸……

纳德想把手从门缝伸进去，推开父亲。为此他坐到地上。泰尔梅焦急地站在旁边。拉齐埃的敲门声传来。纳德用力推门，听到父亲在呻吟。

纳德：爸爸，动一下！……去看看那是怎么回事。

敲门声更响了，纳德越来越恼火，越来越沮丧。

纳德（烦躁地）：爸爸，你快累死我了。向后退……（气急败坏）我不是告诉你往后退了吗？（高声）让开！

泰尔梅：你喊什么？他又听不懂。

纳德（对泰尔梅）：我不是让你看着他吗？（对父亲）起来！

泰尔梅：也许他的腿受伤了，站不起来了。

纳德（对父亲，带着威吓的语气）：向后退！我说向后退！

纳德被逼无奈，只好用力撞门。门猛地开了，他的父亲被推倒在浴室地上。门铃响了。

纳德（对父亲）：你干吗要让我这么难受？

莫尔塔扎先生眼神呆滞地盯着纳德。拉齐埃的敲门声让纳德失去了理智。他冲出浴室。

内景 走廊和楼梯 白天

拉齐埃打开公寓门，自己进来了。

纳德（冲拉齐埃咆哮）：谁允许你进来的？

拉齐埃（担心地）：我想知道他出了什么事。

纳德：这不关你的事！把钥匙给我，滚出去！

拉齐埃：我什么都没偷。如果我……

纳德：我不想听你解释。你只管给我滚出去。

拉齐埃：你把今天的工钱给我，我就走。

楼上邻居开门的声音。

纳德：凭什么付你钱？

拉齐埃（快要哭了）：我来这里干活，带着孩子，还要从……（呜咽）我以先知的名义起誓，我一分钱都没有拿。

纳德：滚出去，你爱怎么哭就怎么哭。

拉齐埃：除非拿到工钱，否则我不会走。

纳德冲向她，抓住她的肩，推她出去。

拉齐埃（尖叫）：别碰我！

纳德把她推出去，砰地关门落锁。他怒气冲冲地折回走廊。泰尔梅站在走廊里，又惊又怕。她不安地走到门口，细听外面的动静，想知道有没有出什么事。拉齐埃的声音沉寂下来。泰尔梅放心不下，把门打开。她看到拉齐埃坐在楼梯上，疼得连叫都叫不出声，几乎要窒息了。索玛耶站在上面一磴，抽抽搭搭地哭泣。邻居卡拉尼太太想帮拉齐埃一把。几位邻居站在楼梯上。卡拉尼太太抚摸她的肩膀。

卡拉尼太太：出了什么事？

拉齐埃想站起来。

卡拉尼太太：坐一会儿……别起来……

拉齐埃头昏目眩，挣扎着站了起来。她虚弱地抓住女儿的手，用黑袍裹住自己，离开了。泰尔梅心里很不好受，她回到屋里，关上了门。

内景 浴室 白天



纳德打开水龙头。他把手持花洒举到父亲头上。父亲坐在浴缸边沿。他拿丝瓜络给父亲擦洗。在擦洗的时候,注意到父亲的肘部有伤痕。他落下泪来。想到自己此前对父亲的呵斥,他追悔莫及,而且满心愧疚。他用双臂抱住父亲的头,亲吻父亲,就像一个父亲对孩子做的那样。

外景,西敏父母家外的街道,黄昏

纳德开车。他的父亲安静地坐在前排副驾驶座上。泰尔梅在后座,身旁放着书包和小旅行包。他们驶过街道,停在一栋旧公寓楼旁。泰尔梅收拾自己的东西下车。

纳德:让她陪你学英语。

泰尔梅:再见,爷爷。

纳德(对父亲):爸爸,泰尔梅跟你再见呢。

莫尔塔扎先生没有应声。泰尔梅下车,跳过道旁排水沟,走向外婆家。纳德等在车内,目送她过去。泰尔梅按响门铃。她冲着对讲机说话,然后又折了回来。纳德放低车窗。泰尔梅想跃过水沟,

回到车前。

纳德:别过来……怎么回事?

泰尔梅:妈妈想让你进去。

纳德:告诉她我没法进去,爷爷在车上呢。

泰尔梅:她说有重要的事。

内景,西敏父母家,夜

一个朴素的老公寓。卡蒂外婆(西敏的母亲)给纳德开门。西敏70岁的老父亲坐在角落里的一把椅子上,因为腿脚不方便,他只能以这个姿势祈

祷。一个年轻的卫星电视技师站在电视机前,在卫星电视接收器上调试频道。西敏戴上头巾,走出房间。

纳德:你好。

卡蒂外婆:你好。你还没跟妻子离婚就不搭理我们了。

纳德:我很忙。

卡蒂外婆:男人跟妻子离婚,通常是为了轻松点儿。

西敏来到起居室。纳德向屋里走了几步。他们心情抑郁,彼此很冷淡。

西敏:泰尔梅呢?

纳德:爸爸在车里。她陪着他呢。

卡蒂外婆:那就把他也请进来。

纳德:不,他太累了。这时候他本该小睡片刻的。

卫星电视技师:夫人,这些频道有太多静电。

卡蒂外婆:唔,把你能弄好的调出来就行了。

西敏(对纳德):你今天跟那个女人吵架了?

纳德 哪个女人？

西敏 拉齐埃。

纳德 她来见过你？

西敏 她姐姐打了个电话。

纳德 无耻！

西敏 她做了什么事？

纳德：把老人家绑在床上，锁了房门。跑去办自己的事了。我要是再晚十分钟回家，也许就永远失去父亲了。

西敏（担心地）：爸爸没出什么事吧？

纳德 他从床上摔了下来。我不知道这个可怜人这样待了多久。

西敏 她去哪儿了？

纳德 我怎么知道？

西敏 她说你打她了。

纳德 我打她了？胡扯！

西敏 那她怎么去了医院？

纳德（震惊地）：医院？为什么？出了什么事？

西敏 你还问我？

纳德 我只是把她推出了屋子。

西敏：那位姐姐可是骂起来没完没了。

纳德 说什么？

西敏 什么如果她死了，你的双手就沾满了血。类似的话吧。

纳德显然有些不安。西敏的父亲做完了祈祷。

西敏的父亲：去医院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你可能有麻烦了……你好。

纳德（对西敏的父亲）：你好。（对西敏）她没说出了什么事？

西敏 我挂了电话。不想听她骂人。

纳德垂头丧气地坐到她身旁的椅

子上。

纳德：你从街上随便雇个不知底细的人，就会惹这种麻烦。

西敏 别怪到我头上。我告诉过泰尔梅，让她跟你说，我不认识这个女人，只认识她姐姐。

纳德 她在哪家医院？

内景 医院 夜

德黑兰南部的一家医院，设施陈旧。纳德走向问询处。西敏跟在他身后。一位中年妇女坐在问询处那里打电话。

接待员（对纳德）：什么事？（对电话）先别挂。

纳德：打扰了，请问有没有一位病人，是个女的，名叫拉齐埃的被送来……

接待员 她姓什么？

西敏 我们不知道她姓什么，但她是今晚早些时候被送来的。

纳德 她丈夫的姓是萨马迪……

接待员 她是因为什么来就医的？

纳德和西敏不知道该如何作答。

纳德 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听说她状况不太好，被送到医院来了。

接待员翻看记录。

接待员（读一份记录）拉齐埃……阿斯纳吉？

西敏 是一个30多岁的女人。

接待员 探视时间已经过了。她做了手术，被送进病房了。

纳德 什么手术？

接待员 她流产了。

听到这个消息，纳德懵了，他缩到一个角落里，站着发呆。

西敏 她本人没事吧？

接待员 嗯，本人没事。

西敏 她的家人在这儿吗？

接待员：在这儿……他们现在可能
待在走廊尽头。

西敏 走向难过地站在角落里的
纳德。

西敏 你对她做了什么？

纳德（西敏的问话刺痛了他）我对
她做了什么？

内景 走廊尽头 夜

走廊尽头一个正方形区域里摆放
着几排长凳。柱子上安装着一台电视
机，正在播放新闻。病人的亲属沉默地
坐在长凳上，有些人在打瞌睡。拉齐埃
的丈夫霍贾特也在其中，他在看电视。
西敏和纳德沿着走廊来到此处等待区。
纳德发现了霍贾特，小心翼翼地走上
前。西敏跟在后面。

纳德 你好。

霍贾特 你好……你……（认出了
纳德）你好……你好吗？

纳德 谢谢……她怎么样了？

霍贾特（不解地）谁？

纳德 你妻子。

霍贾特：他们把她送到病房里去
了……你认识她？！

西敏 是的……我认识她。

霍贾特有些疑惑。纳德和西敏没料
到他的反应这么平静，不知道该怎么开
口解释自己为何要来医院。

西敏 我们能看看她吗？

霍贾特的姐姐阿扎姆拿着蛋糕和果
汁来了。她认识西敏。

阿扎姆（对霍贾特）：他们没有三
明治。

西敏 你好。

阿扎姆不搭理她。

霍贾特（对纳德和西敏）：你们怎么
认识我妻子的？

西敏 我是通过你姐姐认识她的。她
介绍她给我做钟点工。

阿扎姆（挖苦地，对西敏）：真是太
谢谢你了！

霍贾特（对纳德）：她是去你家
工作？

纳德 你既然来不了，所以她替你
来了。

阿扎姆（对
霍贾特）：坐下来
吃点儿东西。

霍贾特（对
纳德）：她来照
顾你父亲？

纳德 就来了
几天。

霍贾特 你那
天怎么不告诉我？

纳德：我以
为她会自己告诉



你的。

霍贾特：你来这里干什么？

西敏：我们想，如果有什么事，我们可以……

阿扎姆：比如什么？你们害死了她的孩子，现在想来起死回生吗？

霍贾特（对阿扎姆）：但她自己说她是摔倒了！

阿扎姆：你想让她说什么？说我去别人家干活，累得要死，他们不但不付钱，还动手打我？

听到此言，霍贾特扑向纳德，冷不防地抓住了他，狠狠地扇了他一耳光。纳德自卫，去抓霍贾特的手。阿扎姆想拦住霍贾特，但霍贾特此时已经失去了理智。西敏挡到纳德身前。其他人围了过来。霍贾特一拳打在西敏的脸颊和鼻子上。纳德推搡霍贾特，护住西敏。人们把霍贾特拉到一旁。霍贾特破口大骂。

阿扎姆（冲着纳德喊）：你们干吗要来这里？

西敏深恐冲突愈演愈烈，把纳德拽到了另一边。纳德没有反对，他一声不吭，坐到了角落里。他的衬衣被撕破了。

西敏：别坐在那儿。我们走。站起来……

纳德抬头，看到西敏的鼻子在流血。

内 / 外景 纳德的汽车 / 街道 / 夜

衣衫不整的纳德在开车。西敏坐在副驾驶座上，头向后仰。她的眼睛下方有点儿淤伤青肿，手拿一块小毛巾堵着鼻子。

纳德：要不要把你的座椅向后挪挪？

西敏摇头，表示不用。

纳德：我会带你回家，然后去接爸爸

和泰尔梅。

西敏：不。

纳德：你说“不”是什么意思？你想这副模样回你父母家吗？！

西敏不语。

纳德：到此为止吧。你今晚回家。

西敏：我不想回去。

纳德愕然，他没有再说什么。

内景 法院 走廊 白天

在法院拥挤忙碌的走廊上，纳德在寻找传唤他的分庭。他的手里捏着一张纸。走廊里坐着许多人。在这些面孔里，他发现了拉齐埃的女儿索玛耶。她独自一人坐在那里，注意力落在戴手铐或穿囚服的人身上。透过一扇半开半掩的门，纳德看到了霍贾特，后者正在跟预审法官的助理讲话。在他身后几英尺的地方，是拉齐埃站在门边。纳德想等他们说出来，自己再进去。现在索玛耶瞧见了纳德。她不知道自己是应该打招呼还是不理他。纳德友善地望着她。霍贾特和拉齐埃走出房间。他们没料想会看到纳德。他们与纳德擦肩而过，一言未发。拉齐埃依旧形容憔悴，一脸病容。纳德进去了。霍贾特满怀恨意，对纳德怒目而视。拉齐埃牵着女儿的手，走向门口，她要离开，但是霍贾特似乎想留下。

内景 预审法官的办公室 白天

这个房间有一扇窗户，朝向外面照来攘往的院子。霍贾特和拉齐埃坐在正对预审法官办公桌的椅子上。纳德坐在另一边。一把空椅子将他们隔开。门半开着，能够听到隔壁房间的交谈声和脚步声。书记员是一个年轻人，坐在另一张办公桌后面，正在接电话。预审法官给他们

的回答做笔录。

预审法官：所以……霍贾特·萨马迪先生和拉齐埃……

霍贾特·阿斯纳吉。

预审法官：是你吗，夫人？

拉齐埃：是的。

预审法官：你是纳德·拉瓦萨尼先生……（对拉齐埃）好吧，你控告他什么？

霍贾特：可以让我替她说吗？

预审法官：你们是联名诉讼。谁讲都可以。

霍贾特：我的妻子在这个人的家里做钟点工。当然是未经我同意的。这个人指控她偷窃。还把她推下楼梯。她摔倒了，失去了我的孩子。

预审法官：你有法医的报告吗？

霍贾特：在您的办公桌上。

预审法官：日期是哪天？

霍贾特：星期三是哪天？

预审法官（对纳德）：你听到指控了吗？你接受指控吗？你如何申辩？

纳德（痛苦地）：我很抱歉，听说此事我非常难过，我立即动身赶往了医院。

预审法官：那么你是承认上述指控属实了？（指着法医的报告，对霍贾特）你是在出事当天从法医办公室那里拿到的这份报告吗？

霍贾特：那天晚上我们是去了医院。我们把医院的病历送交了法医办公室。

预审法官（读报告）：四个半月……男性……（对纳德）唔，解释吧。

纳德：我承认自己那天对她有些粗暴。

预审法官：什么叫粗暴，你有没有推

这位女士？

纳德：我没有推她。我是想让她出去。

预审法官：瞧，先生，请把话说清楚。你是被控过失杀人。胎儿已经四个半月了，可以被视同成人。

纳德被预审法官的话惊呆了。

纳德：我接近她时没有推她的意思……我想让她离开，这样我就能关上我家的门了。

拉齐埃（难以置信）：你没有推我？！

预审法官：夫人，请安静。

纳德：如果我知道她怀孕了，我就不会用那种方法让她出去了。我只是想让她走。

预审法官：夫人，你是否接受他的解释？

拉齐埃：他不是推我。他抓着我这里，把我搽了出去。

纳德：我没有搽她。好像我说过我想让她离开我家。

霍贾特：你这个蠢货，谁会把一个孕妇这样弄出去？

纳德：我不知道她怀孕了。

霍贾特：你为什么说谎？

纳德：我直到去了医院才得知此事。

拉齐埃：法官阁下，您对我来说就像一位兄长，您认为会有人从一个女人的外貌和体型上看不出她怀孕与否吗……

霍贾特：已经怀孕四五个个月了。

纳德：我什么时候仔细打量过你？你来的时候我不是已经走了就是马上要出门。等我下午回来的时候，你总是已经穿好黑长袍，打算离开了。事实上无论什么

时候我见到你，你都是这个样子穿着黑长袍。我怎么知道你……

预审法官（对拉齐埃）：他可以声称无法从你的外表看出你怀孕了。

纳德：而且，法官阁下，我从未想过一个孕妇会应聘这种工作。

拉齐埃：法官阁下，我当着他、他的女儿和来他们家的私人家教说起过自己怀孕的事。他们都听到了。

纳德：什么时候？我不记得有这回事。

霍贾特：你当然不记得。

纳德：无论如何，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是否知道。

预审法官：在于！如果事实证明你知道，法庭可以判你入狱服刑一到三年……嗯？

纳德：我不知道。

拉齐埃：她女儿的家庭教师可以证明。让她出庭，说他没有听到。

预审法官：可以让她明天到庭吗？

纳德：法官阁下，我不想让她或者学校卷入此事。这对我的孩子不利。

霍贾特（火冒三丈）：你这个混蛋！你杀死了我的孩子！还说什么对你孩子不利！

纳德：不要侮辱我。

霍贾特（冷静了一点儿）：你的孩子是人，我们的孩子就是动物？

预审法官（对霍贾特）：不要侮辱人。

霍贾特：是我侮辱人，还是他侮辱人？他居然让我那可怜的怀孕的妻子清洁他父亲腿间的大便！

纳德：夫人，我有没有强迫你来？你

来不就是为了……

预审法官（对霍贾特）：瞧，如果你扰乱法庭秩序，我会判你三天监禁。

拉齐埃（对预审法官）：请原谅，他有点儿暴脾气……

霍贾特（对拉齐埃）：暴脾气？我本来应该起诉你偷偷地为一个陌生的、来历不明的单身男人工作的……

拉齐埃（落泪）：我只是想帮着付账单。法官阁下，他已经失业几个月了。

预审法官：那位家庭教师必须出庭作证。（对纳德）你叫她明天来，或者把她的电话号码给伊扎迪先生，让他来安排。

拉齐埃还在抽泣。

拉齐埃：法官阁下，我今天来这里只为了一件事……我失去了我的孩子，但更令我痛心的是，他指控我做贼……

霍贾特：如果我们是贼，就不用去你家工作了。

预审法官（对纳德）：你有物证或人证来证明她偷钱了吗？

纳德：我查看我的抽屉，发现钱少了。少的数目正相当于我付给她的工钱。

预审法官：你们争执的起因是什么？

霍贾特：他指控她偷窃。

纳德：法官阁下，我父亲已经80岁了。他有病在身，患有老年痴呆症。她把他的手绑在床上，自顾自出门去了。那天我们回家早，我看到父亲倒在地板上，手还绑在床上。我还以为他死了呢。然后她回来了。我不能说我没生气。我很生气。我叫她走，她很顽固，执意不走。

拉齐埃：法官阁下，我能去哪里？他指控我偷钱，如果我不要钱就走，他会认



定是我偷的。

预审法官 :你父亲受伤了吗 ?

纳德 :是的 ,他受了轻伤。

拉齐埃闻言有些不安。她看了看窗户 ,站起身 ,想离开房间。

预审法官 :夫人 ,坐下。你要去哪里 ?

拉齐埃 (指着窗户) :我女儿在往外走 !

预审法官 :尽快回来。关上门。

拉齐埃离开 ,关上背后的门。

内景 ,走廊 ,白天

拉齐埃借口去找女儿 ,走出了预审法庭。她穿过拥挤忙碌的走廊 ,走向出口。她显得心事重重。

外景 ,院子 ,白天

她来到院子中 ,四处张望 ,看到女儿正在角落里玩耍。她满腹疑虑 ,转弯走向公共电话。她心神不定地等着前面打电话的人结束通话。她从包里拿出一个小笔记本。她戴上镜片有裂纹的眼镜 ,读出了上面的一个电话号码。轮到她用电话了。她拨了号码 ,等着对方应答。她瞥到霍贾特来院子里找她。她抢在霍贾特看

见她之前挂了电话 ,走向霍贾特。

霍贾特 :你怎么去了这么久 ?

拉齐埃 :我不舒服。你去吧 ,我这就来。

霍贾特 :他说你把他父亲锁起来自己出门了。

拉齐埃 :我应该怎么说 ?

霍贾特 :怎么说 ?如果他提起诉讼 ,你就该被拘留了。

拉齐埃不知所措。显然她处境困难。

拉齐埃 :你去吧。我这就来。

霍贾特走开了。拉齐埃心中郁郁 ,而且彷徨不定。她回法庭。院子里人声喧嚣。索玛耶站在角落中 ,瞧着一只小猫。这只小猫偎在一名囚犯脚边。囚犯戴着手铐 ,身穿囚服。一个警卫坐在他身旁。囚犯端着一个塑料盘子 ,把吃剩的食物丢在地上喂猫。小猫一边吃一边蹭这名囚犯的腿。索玛耶好奇地凑过去 ,站在那里观察小猫咪。

内景 ,预审法官的办公室 ,白天

现在 ,纳德、霍贾特和拉齐埃都站在预审法官的办公桌前。他们显得比刚才更加烦乱。门依然开着 ,其他等着见法官的人在门前排起队伍 ,手里拿着材料。

拉齐埃 :他在睡觉。我锁上门 ,免得他出来。他的儿子会在早上把门反锁 ,把钥匙留给我。我见他这么做 ,所以……

预审法官 :他说你把老人绑在了床上。

拉齐埃 :我担心他会醒来 ,做出伤害自己的事。我以先知的名义发誓 ,我这么做是出于对他的同情。

纳德 :问题是你为什么擅离工作岗位。

霍贾特：只要她离开你就打她？难道说过你能碰我的妻子？如果说名誉对你很重要，那它对我也同样重要。

纳德：别出言不逊。

预审法官：先生，离开这个房间……继续。

纳德：我要针对这个女人提起诉讼。

预审法官：写一份起诉书。带你父亲去见法医。如果他受伤了，出一份报告。

霍贾特：那我们的起诉呢？

预审法官（对霍贾特）：在这上面签字，离开。

预审法官（对纳德）：叫人来给你交纳保释金或者抵押房契。

纳德（极度震惊）：为什么要交纳保释金？

预审法官：你被指控谋杀。我不能让你走。赔偿金是四千万托曼。

纳德：我怎么交纳保释金或抵押房契？我住在父亲的房子里。

预审法官：没有保释金你就只能进监狱了……过来，在这里签字。

显然，纳德的处境让拉齐埃感到很不安。她跟霍贾特上前，在文件上签字。纳德一筹莫展。

纳德（恳求）：法官阁下，我父亲有病，现在他是独自在家。我找不到人来照看他。我不得不把他锁在家里，前来出庭。我女儿今天下午会放学回家。没人在家照顾他们。我会留下我的身份证，我的薪金单，随便您想要什么，但是如果我进了监狱，我父亲和女儿……求您了。

预审法官：瞧，先生，这不是由我说了算的。是法律规定。

内景：法官助理的办公室，白天

纳德在打电话。房间里挤满了人，其他人都在对法官助理讲话。

纳德（打电话）：银行的人行吗？（稍顿）塔瓦索利行吗？（稍顿）以谁的名义？（稍顿）您妻子在家吗？（稍顿）您可以对她说吗？（稍顿）求您了，巴赫曼，请尽快把结果告诉我。如果一小时内不把房契拿来，我就得去监狱了……如果我十分钟之后打来，您能得知结果吗？（稍顿）好的。（稍顿）不，谢谢。

纳德心慌意乱。他放下听筒，又拿起来拨另一个电话号码。法官助理出言阻止。

法官助理：你打算打多少个电话？

纳德：我只想留个口信。

法官助理：快点儿，这个地方要清场了。

纳德拿起听筒，又打了一个电话。他等待着对方的回应，此时，他透过窗户看到霍贾特和他的妻子依然逗留在法院里。

内景，纳德家，莫尔塔扎先生的房间、门厅、厨房，夜

泰尔梅从厨房出来，去浴室洗手。西敏已经来了，她走向电话应答机，重放纳德的留言。

纳德（留言录音）：你好，泰尔梅……我今天困在这里了。他们今晚不让我走。什么都不用担心。没事。只不过今晚你自己过了。诸事留意。定时带爷爷去浴室。吻你。保重。我明天再给你打电话。

西敏一边听着留言回放，一边站起身，走向莫尔塔扎先生的房间。莫尔塔扎先生很安静，间或看看西敏。西敏心情矛盾。泰尔梅从浴室出来。

泰尔梅：你要是不走，爸爸现在就不

会待在监狱里了。

西敏 :你爸爸进监狱不是因为我是因为他像一个暴徒一样殴打孕妇。

泰尔梅 :因为你走了她才来的。

西敏 (讥诮地) :他因为我离家出走而难过得失常了。

泰尔梅 :他知道你不是真的要走。

西敏默然 , 沉思片刻。

西敏 :你告诉他了?!

泰尔梅 :他自己看出来了。

西敏 :说实话。你告诉他了?

泰尔梅不答。

西敏 :收拾你的东西。我们这就走……

泰尔梅 :我不去。我还有作业要做。

西敏 :那我就把你留在这里啦。如果你吓破胆 , 我……

泰尔梅 :很好。

西敏 :就算你给我打电话 , 我也不会管你的。

泰尔梅不做声。西敏让莫尔塔扎先生坐到沙发上 , 自己走进厨房拿东西。

内 / 外景 , 西敏的汽车 / 街道 , 夜

莫尔塔扎先生不声不响地坐在副驾驶位置上。他目光空洞地直视前方。西敏在开车。

西敏 :一句话都没说 , 没说别这么做 , 没说别走 , 没说我不会跟你离婚的……一句话都没说…… “以前你想跟我共同生活。现在你不想了!” ……就好像我没跟他共同生活十四年一样。

随之是短暂的沉寂。西敏黯然神伤。

西敏 :如果他说 “我不会跟你离婚” , 或者跟我吵架 , 或者找些借口 , 也不会伤人这么深……

她终于潸然泪下。

西敏 :孩子! 只关心我们的孩子 , 是吗? 有没有我无关紧要……

西敏说话时 , 莫尔塔扎先生一直注视着她。显然他完全不明白西敏在说什么。西敏把车停在路旁。她沉吟片刻 , 终究是放心不下。她在那条车水马龙的街道上掉了个头 , 回去了。

外景 , 法院 , 院子 , 白天

纳德穿过院子走向法庭。他跟一位警察铐在一起。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 , 他在监狱里这一夜是备受煎熬。泰尔梅似乎是在等他 , 看到他之后 , 迎上前来。纳德发现她在这里 , 不由愕然。

泰尔梅 :爸爸……你好。

纳德 :你在这里做什么? 你跟谁一起来的?

泰尔梅看到父亲的手跟一位年轻警察的手铐在一起。她看起来似乎要哭了 ,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纳德 :你怎么没去学校? 你今天不是要考试吗?

泰尔梅 :不 , 是明天。

纳德、泰尔梅和警察走向法庭。

纳德 :谁带你来的?

泰尔梅 :妈妈带来了外公的房契。

纳德闻言有点儿吃惊。

内 / 外景 , 走廊 / 院子 , 白天

纳德和泰尔梅进了走廊。他向走廊另一端瞥了一眼 , 看到霍贾特、他的妻子和他们的女儿正坐在那里等待。索玛耶凝视着泰尔梅。纳德也看到了卡蒂外婆 , 他和泰尔梅还有警察向她走过去。

纳德 :你好。

卡蒂外婆 :难道你不应该告诉我们 ,

你有麻烦,让我们带房契来吗?

纳德:我不想麻烦您。

卡蒂外婆:蠢家伙。

纳德(对泰尔梅):爷爷在哪里?

卡蒂外婆:他平安无事。他在我们家。来,坐下。

警察:不,夫人,他不能坐。我得带他去见预审法官。

卡蒂外婆(对纳德):他们口口声声说什么“我的孩子”,仿佛是他们十八岁的儿子在街上被一刀捅死了。

纳德:您跟他们说话了?

卡蒂外婆:那个男人简直不可理喻。我对那个妻子说,你还年轻,你可以明年再要孩子。实话实说嘛!

西敏走向他们,手里拿着房契和其他文件。她对纳德依然冷若冰霜。

卡蒂外婆:出什么事了?

西敏:我得带人去给房屋估价。

纳德:你好。

西敏:嗨。(对卡蒂外婆和泰尔梅)你们待在这儿。我会回来的。

西敏穿过走廊,走向院子。从她的脸上可以看出,她也度过了难熬的一夜。

内景,警卫办公桌,白天

警卫办公桌的女警在抽屉里的一堆手机中翻找西敏的手机。西敏站在办公桌前,等着拿回手机再走。刚刚进门的加赫拉艾太太瞧见了她。

加赫拉艾太太:嗨,拉瓦萨尼太太。

女警把手机递给西敏。

西敏:嗨。(对女警)谢谢。(对加赫拉艾太太)你好吗?

加赫拉艾太太:见到你真好。出了什么事?真的是……

西敏:是的,太不幸了。他推了她,她摔倒了,失去了孩子。

加赫拉艾太太(忧心忡忡):那么我该对他们怎么说呢?

西敏:我不知道他们会问什么。

加赫拉艾太太:如果他们问及……

女警(对加赫拉艾太太):夫人,您的手机。

西敏不知道如何回答加赫拉艾太太的问题。加赫拉艾太太把手机交给女警。

西敏(对加赫拉艾太太):您如实回答吧。(走向出口)失陪了,我得去处理一下房契。

加赫拉艾太太:好的。

西敏离开。

内景,预审法官的办公室,白天

霍贾特和拉齐埃坐在预审法官办公室的前排座椅上。他们在加赫拉艾太太的一侧,纳德在另一侧。加赫拉艾太太在回答法官的提问。

预审法官:他哪里?

加赫拉艾太太:拉瓦萨尼先生在厨房。

预审法官:他有没有回应你们的谈话?有没有参与你们的谈话?

加赫拉艾太太:即或如此,我也没留意。

预审法官:你是怎么知道她怀孕的?

加赫拉艾太太:我想是她告诉我的。

拉齐埃:夫人,是你问我的。我干吗要主动告诉你?

加赫拉艾太太:哦,是的,她的女儿在画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她说这是我爸爸和我妈妈。我说你妈妈没有那么胖。她说她的肚子里有一个宝宝。

预审法官：这么说你没有从她的外表看出她是否怀孕？

加赫拉艾太太：没有。

霍贾特：你怎么说谎？你是一个女人。女人能够从别的女人脸上看出她是否怀孕。

加赫拉艾太太：即使我能看出来，这对拉瓦萨尼先生来说又有什么分别？

霍贾特：这个女人是他女儿的家庭教师。他们是合起伙来捏造事实。

纳德：你凭什么侮辱这位女士？

霍贾特：没人跟你说话。

纳德：我哪有机会捏造事实，我昨晚是待在这里的！

拉齐埃：法官阁下，这事显而易见。现在我是在对你说话，即使那个人（指着书记员）……无意于此，他也能够听见我们的谈话。（对书记员）是吗？

纳德：我没听见。我的心思没在这上头。我为什么要听你们谈话，我有没有必要向真主起誓？

霍贾特：就好像你还相信真主和先知似的。

纳德：不是只有你们这种人才有真主和先知！

加赫拉艾太太（对预审法官）：他是一位正人君子。我去他家给他女儿教课有一年了。他总是直到我授课结束才进入居室。他总是待在自己房间里。

纳德：为什么她怀孕了却不告诉我？为什么她隐瞒事实来做钟点工？如果我知道，我不会雇用她。

霍贾特：你明知她没有得到丈夫的允许，为什么还雇用她？

预审法官（对加赫拉艾太太）：你可

以走了。

内景，走廊，白天

卡蒂外婆戴着老花镜。她在抓紧时间考问泰尔梅课本上的知识。泰尔梅坐在卡蒂外婆一侧。索玛耶坐在另一侧，略微隔开一点距离。她对于泰尔梅的回答很是好奇。

泰尔梅：在萨珊王朝的统治下，人们被分成两个阶层，皇室贵族与普通百姓。

卡蒂外婆（纠正她）：平民百姓。

加赫拉艾太太走出预审法官的办公室，走向她们。

泰尔梅：夫人，他们问了什么问题？

加赫拉艾太太：他们关心的是你父亲是否知道索玛耶的母亲怀孕了。

卡蒂外婆：真是抱歉，我们给您惹了这么多麻烦。

加赫拉艾太太：没什么。（对索玛耶）宝贝，你妈妈是怎么失去宝宝的？

索玛耶：她肚子疼。

加赫拉艾太太：为什么？……爸爸在家跟她吵架了吗？

卡蒂外婆（想让索玛耶解释）：他为什么要跟她吵架？

加赫拉艾太太（对索玛耶）：也许因为她瞒着他去别人家工作，他打她了吗？

索玛耶：我的妈妈和爸爸从不吵架。

加赫拉艾太太：那为什么那天你画了他们吵架的情形？你给我看过那张画。

索玛耶：他们不再吵架了。

加赫拉艾太太：你确定？

索玛耶不做声了。

内景，预审法官的办公室，白天

纳德和霍贾特站在预审法官的办公桌前，拉齐埃坐在椅子上。

霍贾特：昨天他说他不知道她怀孕了。今天他却说他没有推她。（对拉齐埃）你怎么一句话都不说？

拉齐埃（对纳德）：你没有推我？

纳德：我抓住她这里，把她从门口送了出去。我这样做，是因为她当着我女儿的面出言不逊。

拉齐埃：我什么时候对你出言不逊了？

预审法官（对纳德）：那她是怎么失去的孩子？

纳德：我也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预审法官：看来你忘了“我把她弄出了房子，但是我没有推她”。门跟楼梯的距离有多远？是两米还是三米？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她流产？

霍贾特（对纳德）：如果你问心无愧，干吗要去医院看看她出了什么事？

纳德：我去是为了合乎礼度。

霍贾特：你打她的时候怎么没想礼度？

预审法官：你们争执的时候有没有人在场？

拉齐埃：有，邻居们在场。

预审法官：我已经下令问询了。

霍贾特：卷入这件事的邻居也会跟那位教师一样。

纳德：法官阁下，他从一开始就在侮辱我们！我也能够……

预审法官（对霍贾特）：他们有否合谋，或者说实话谁说谎，得由我来决定。你对此无权发言。

霍贾特：先生，您是否知道他的前妻已经保释了他？

预审法官：夫人，你能否找到人为你

作担保？

拉齐埃：您是什么意思？

预审法官：找一位政府雇员或者企业主为你担保。

霍贾特：为了什么？

拉齐埃：没有。只有我丈夫，他目前还在失业。

预审法官：你需要有人为你作担保。你被起诉了。

拉齐埃（惶恐不安）：我被控以什么罪名？

预审法官：根据他的起诉书……

霍贾特：他没有权力这么做！

预审法官：她承认自己把他的父亲绑在床上，锁上门离开了。

拉齐埃：我对您解释过为什么……

霍贾特：这个可怜人刚刚失去了孩子……（对纳德）你不觉得羞耻吗？你还管自己叫男人？

预审法官：先生，低声！

霍贾特：看在真主的分上，您为什么不听我们说话？他扭曲了事实。（愤怒地咆哮）他打了我妻子，害死了我的孩子。还有比这更一目了然的事吗？您为什么想践踏一个可怜人的权利？

预审法官：如果你扰乱法庭秩序，我就判你三天监禁。

霍贾特：我已经一无所有了。你以为我还会害怕监狱吗？你倒是应该畏惧真主。

预审法官（对书记员）：给警卫打电话，派一名警察来拘留他。

书记员拿起电话。拉齐埃慌忙过去拦住了他。

拉齐埃：先生，为了《古兰经》的缘

故,请不要这样做!(对霍贾特)出去吧,别说了。

霍贾特(暴跳如雷):为什么不说话?就听任他们践踏我们的权利吗?

拉齐埃想把霍贾特拉出去。

霍贾特(一边往外走一边说)我跟着一个鞋匠干了十年。他们解雇了我。我起诉了无数次,跑了无数趟法庭,来来回回忙活了一年,什么结果也没有……

预审法官(对秘书):给门卫打电话,告诉他们别放他离开。

纳德彬彬有礼地站在原处。能够听到霍贾特的声音从走廊里传来。

内/外景 走廊/院子 白天

霍贾特从屋里出来,气得发疯。拉齐埃焦急地想让他平静下来。在场的人都瞅着他们,有些人聚拢到他们身旁。

霍贾特:我以先知的名义起誓,这次我不会让你们践踏我的权利……我会自己身上浇上汽油,就在这个法庭自焚……

卡蒂外婆也上前观看。拉齐埃吓坏

了。泰尔梅和索玛耶本来在院子里喂前天那只小猫,现在也开始关注里面发生的事情。一位警察上前,要把霍贾特带走。

拉齐埃(对警察):请原谅我们吧。他会冷静下来的。

警察不理她,自顾自带走了霍贾特。拉齐埃走投无路,只得返回预审法官的办公室。

内景 预审法官的办公室 白天
忧心如焚的拉齐埃进来。预审法官在写着什么。纳德依然站在他面前。

拉齐埃(恳求):法官阁下,我求您看在《古兰经》和殉道者的分上……他压力太大了。

预审法官 我已经签发了命令。

拉齐埃 在过去的那个月里,他几乎隔天就要进出监狱一次。债主拒收他的支票。我求他们放他出来……

预审法官:我在过去的两天中还生着病呢。

拉齐埃把手伸进包里,拿出一个装满药丸的塑料袋。

拉齐埃:我请求您原谅他。先生,看看这些。他每天都要吃一大把药。自从丢掉工作,他就抑郁了。他自己也无能为力。

纳德:先生,我能请求您原谅他这一次吗?

拉齐埃(对预审法官):您就像他的兄长……

预审法官:去告诉他找人来为他作担保……

拉齐埃 好的,先生!

预审法官:……你不能



离开法庭。

拉齐埃 我会等他回来。

拉齐埃走出房间。

外景 法院 白天

院子里人流络绎不绝，泰尔梅和索玛耶坐在一个角落里，小猫偎在她们身边。她们在谈天。

泰尔梅 有这只猫的脑袋那么大。

索玛耶 那它是怎么踢人的？

泰尔梅 四个月的胎儿会踢人？！

索玛耶 是的。我听到过！

泰尔梅：四个月的胎儿还没有胳膊和腿呢，怎么踢？

索玛耶：你去我妈妈的……我妈妈的肚子里看过宝宝长什么样吗？

泰尔梅 没有，但是在书里有图片。就像一块这样的肉……

她做了个鬼脸，看上去像一个未成形的胎儿。索玛耶笑了。

索玛耶 如果宝宝什么都没长，那他们怎么知道他是个男孩？

泰尔梅 是个男孩吗？

索玛耶：我妈妈在医院里把他生出来之后，他们发现那是个男孩……

泰尔梅 你也看到了吗？

霍贾特向外走，边走边对索玛耶嚷嚷。听到霍贾特的声音，泰尔梅住了口。

霍贾特 去坐到你妈妈身边。别待在外面太阳底下。

泰尔梅看到霍贾特向她投来敌视的眼神。她也跟着索玛耶进去了。霍贾特走向大门。西敏迎面走来，手里拿着文件，她已经评估完房屋。她与霍贾特擦肩而过。

内 / 外景 走廊 / 院子 白天

纳德和泰尔梅坐在长凳上。他的手依然跟一位警察的手铐在一起。卡蒂外婆从院子里进来。她慈爱地牵着索玛耶的手。

泰尔梅 你会让她回来吗？

纳德：她会认为这是因为她把我保释了出来。

泰尔梅 随她怎么想吧！求你了，爸爸！

纳德（别无选择） 好吧……

泰尔梅 你许个诺？

纳德开玩笑地举手发誓。他的手跟警察的手铐在一起，把警察的手也带了起来。

纳德（开玩笑） 你干吗也发誓？

警察不由莞尔。卡蒂外婆和索玛耶走向纳德。

卡蒂外婆 起来！去收回你对他们的起诉书。撤销起诉，让他们走……可怜人……

外景 法庭外的街道 白天

泰尔梅和纳德上车离开。

泰尔梅 爸爸！

纳德 什么事？

泰尔梅 你不知道拉齐埃怀有身孕？

纳德 不知道。

沉默。纳德察觉到泰尔梅有心事。

纳德 你为什么要问这个？

泰尔梅 昨晚妈妈说你是知道的。

纳德 就算我知道，她是怎么看出来的？

泰尔梅 她说在医院里当他们告诉你拉齐埃的宝宝死了时，你什么都没说。你没有问她是不是怀孕了。你没有觉得惊讶。碰到类似情况，人们通常会

追问她是不是怀着孩子的。看起来你像是知道了。

纳德听到泰尔梅的话很吃惊。他一时语塞。

纳德：你妈妈是想让你跟我作对。

泰尔梅：别对她说我把这个告诉你了。

纳德默然。显然他心中很不好受。

外景，卡蒂外婆家外的街道，白天

纳德的车驶来，停在卡蒂外婆家对面。在街道另一侧，西敏和她妈妈也下了车，走向房子。

泰尔梅：你会告诉她吗？

纳德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回答泰尔梅。他下车，走向街道对面。泰尔梅留在车里。纳德横穿街道。来到卡蒂外婆的房子前。他按门铃，然后进去了。泰尔梅期待的目光久久停留在卡蒂外婆家门上。她忧心于色。过了片刻，纳德搀扶着父亲走出来。卡蒂外婆把他们送到门口。他打开后座的门，帮助父亲坐到后座上。泰尔梅依然满怀期望地盯着卡蒂外婆家。纳德上车，打着火，发动引擎。泰尔梅的希望破灭了，她悻悻地把目光转向自己这一侧的窗外。纳德明白她很伤心。

纳德：我做不到，宝贝。

泰尔梅：你不是许过诺言吗？

纳德：我很抱歉。

纳德开车走了。车里气氛沉默凝重。

内景，纳德家，楼梯，白天

纳德扶着父亲的胳膊爬上楼梯。泰尔梅依然快快乐乐，她走在他们前面，先到达门口，等着爷爷过来。

纳德：她是倒在哪一级楼梯上的？

泰尔梅：下面那一级。

纳德把钥匙插进锁眼，开门。他盯着楼梯，陷入了沉思。

纳德：带爷爷进去，我马上就来。

泰尔梅搀着爷爷的手，带他进去了。纳德注视着楼梯。

内景，门厅和莫尔塔扎先生的房间，白天

泰尔梅把爷爷安顿在床边坐下。老人像个孩子一样缄默而无助。她回到门厅。依然在想心事。她看见了索玛耶的双肩背包，这个包被落在了公寓门后面。她打开背包，从里面翻出了一张画。笔迹稚拙，画的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女人有着突出的肚子。从画面上可以看出男人和女人在打架。纳德开门进来。他注意到泰尔梅在盯着画看。泰尔梅把画拿回自己房间。过去这两天发生的事情让纳德心力交瘁，他脱下外衣，陷入沙发里。他的目光落在父亲身上，父亲明显不如上一周有活力了。

纳德（对泰尔梅）：宝贝，你把水壶烧上好吗？

泰尔梅一言不发，走进厨房。

内景，厨房，白天

泰尔梅被炉子坏掉的打火开关弄得很是气馁，她用火柴点燃了炉子。纳德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她。

纳德：你午饭想吃什么？我叫外卖。

泰尔梅：我不饿。

纳德走进厨房。

纳德：你生我的气了？

泰尔梅：你去跟卡拉尼太太说了什么？

纳德：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泰尔梅：你为什么去他们家？

纳德 我告诉她 ,他们会来调查。要留心。这不行吗?

泰尔梅 如果她说的是实话 ,为什么要留心?

纳德 闻言惊呆了。他这才明白过来她的意思。

纳德 :到这儿来。我想给你看些东西。

泰尔梅 我有作业要做。

纳德 先别管作业。我要你过来。

纳德走出厨房。泰尔梅无可奈何地跟在后面。

内景 楼梯 白天

纳德打开公寓门,走向通往楼下的楼梯。泰尔梅不明白他的用意,在门口站住脚。

纳德 你说她摔倒在这儿 ,是吗?

泰尔梅很担心邻居会听到他们的对话。

泰尔梅 嗯 ,进来解释吧。

纳德 我要说的话没什么可瞒人的。好吧……假设我是那个女人……我是从门口倒向这个方向 ,对吗?

纳德从门口走向拉齐埃摔倒的那一级楼梯。要到达这一级楼梯 ,他必须中途改变方向。

纳德 过来。你看 ,如果有人被推了一把 ,他们会一直往前 ,直到撞上什么东西。他们不可能一会儿倒向这边一会儿倒向那边 ,然后再停在这里 ,是吗?如果我推了她 ,她会直接倒在上面的楼梯那里 ,或者最远是这边的第一级楼梯。好吧 ,设想一下 ,你被推了一把 ,朝这个方向移动……

泰尔梅凝神思索。

泰尔梅 那她怎么会倒在那里?

纳德 我不知道 ,但她不是被推到那级楼梯上的。要么是她自己摔倒的 ,要么是随后又有什么事发生。

泰尔梅盯着楼梯。纳德走向公寓门。

纳德 你去站在我刚才站的地方。从那个位置看一看。去站到那里。

泰尔梅过去 ,站在通向拉齐埃摔倒之处的楼梯上。

泰尔梅(下楼梯) 你为什么不对他们说这些?

纳德(进家门) 忘掉他们吧。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你自己找出答案吧。

纳德进屋 ,关上门。泰尔梅站在楼梯上 ,陷入了沉思。

内景 公寓门后和门厅 白天

纳德站在公寓门后 ,他依然是愁怀莫释。他父亲站在门厅里盯着他。他们彼此对视。纳德按下门把手 ,开门。

内景 楼梯 白天

纳德家的房门突然开了 ,纳德把一位年轻警察推出门 ,推向楼梯 ,而警察则试图阻止他。年轻警察在楼梯顶端止住脚步。

纳德(对年轻警察) 对不起。

在楼梯上 ,一位警察拿着一张纸 ,在为这一幕做目击证人。邻居们 ,包括卡拉尼太太 ,站在通向上一层楼的楼梯上。霍贾特和索玛耶站在下一层的平台处 ,拉齐埃站在楼梯半中间。

警察(对拉齐埃) 他是把你推往这个方向吗?

拉齐埃 不 ,是往楼下推。

纳德 警官 ,从这扇门里不可能把任何人推到楼下。

警察:你哪里摔倒的?

拉齐埃:在这段楼梯上。

警察:哪一级?

拉齐埃犹疑地指了指第二级。霍贾特全神贯注地听着他们的每一句话。

拉齐埃:我想是这一级。

警察:是你认为还是你确定?

拉齐埃:不,我不确定。

警察(对卡拉尼太太):你是在这里发现她的吗?

卡拉尼太太:我没看见她摔倒。但是当我到这里的时候,她是坐在下面那一磴上。

霍贾特(对拉齐埃):你怎么什么都不说?!……去演示给他们看看,他是怎么推你的。

拉齐埃:我当时晕头转向,记不清发生了什么。

纳德(对霍贾特):看着,我去站在门口她的位置上。(对年轻警察)你推我,想用多大劲儿都行,看看我能不能摔倒在这位女士说的地方。

霍贾特:你当然不会摔倒。她是一个孕妇。她一碰就倒。

纳德:那么你来站在你妻子的位置上。你来选让谁推你。看看你会不会摔倒在那级楼梯上。

霍贾特:什么楼梯?!她说她是倒在上面的。

纳德:大家都说是在下面的楼梯看到她的。

警察(对女邻居):夫人,你亲眼看到她被推了吗?

女邻居:从上面我看不到她被推,但是她摔倒的时候我看到了是哪一级

楼梯。

警察:你当时站在哪里,能不能指给我看一下?

抱着孩子的女邻居上楼,警察跟着她。

纳德:也许她是因为头晕才摔倒的。

霍贾特(对拉齐埃):你上下楼梯有多少次?为什么她以前不头晕?

卡拉尼太太:请原谅。在我见到她的那个早上,我问她为什么楼梯上有垃圾。她说是她头晕,失手掉了垃圾袋。(对拉齐埃)是吗?

拉齐埃:是我女儿把垃圾袋拿下楼的。

卡拉尼太太:你告诉我是你头晕……

纳德:卡拉尼太太,那天她是不是还拖过地?楼梯很湿。也许她是滑倒的。

霍贾特(恼怒地):混蛋!是你推了她,她才跌倒的。

纳德:放尊重些,我只是不想当着你妻子和孩子的面对你说难听的话。

霍贾特(气冲冲地):去死吧你。

警察(对霍贾特):不许骂人。把他带出去。

霍贾特(对警察):他们跟他住在一栋楼里,会说对他不利的话吗?

警察:如果你有证据表明他在说谎,那就起诉。

霍贾特:那么他们说的都是实话了?

警察:把这事交给预审法官处理吧。

年轻警察领着霍贾特走向楼梯。拉齐埃彷徨无助,她站在楼梯半中间,眼看着丈夫被年轻警察强迫着走下楼梯。能够听到邻居上楼的声音,向警察解释的声音,被迫离开这栋楼的霍贾特的咆哮。

索玛耶揪心地看着母亲。

内景 门厅和莫尔塔扎先生的房间，
白天

索玛耶拿着双肩背包，站在公寓门口。她看着莫尔塔扎先生从房间里出来。纳德给索玛耶拿来了她的图画本。

纳德：到这儿来……你不需要图画本了吗？宝贝，不要因为你父母和我的争执而感到难过，好吗？这儿……到这儿来，我把这个放到你的双肩背包里。

索玛耶：我妈妈没有拿钱。

纳德：我知道……我们争执不是为了这个。

索玛耶：那你们为什么争执？

纳德：因为她把我爸爸丢在家里，让我很难过。

索玛耶：她去看医生了。

纳德闻言一愣，他思忖片刻。

纳德：好吧，宝贝。去吧……下楼时要当心。

内景 法医的办公室 检查室，白天
莫尔塔扎先生坐在检查椅上，一位中年医生在浏览纳德从法庭拿来的文件。纳德站在他的办公桌对面。

法医：基于法庭的要求，我们会给他做检查，写下我们的检查结果。

纳德：但是你能看出来他无法讲话。

法医：你不是说过他患有老年痴呆症吗？

纳德：是的，但是他以前还能说几句话的。

法医：这里不是法庭。这事你得去那里证明。

法医的回答让纳德心里很不舒服。

法医：他身上有伤吗？

纳德：是的，有淤伤……

法医：让他躺到床上去，脱下他的衣服。

纳德引着父亲走到床边，让父亲躺下。他解开父亲的衬衣纽扣，拉开衬衣。他踌躇了一下，改了主意，把父亲的衬衣穿好，扣上纽扣。法医走向他们。

法医：怎么了？

纳德：我不确定他的淤伤是不是因为摔下床而导致的。

外景 泰尔梅学校外面，白天

西敏坐在方向盘后面，等着泰尔梅从学校里出来。学生们开心地吵吵嚷嚷。他们考试完毕，现在可以离开学校，迎向前来接他们的父母，或者骑车回家了。泰尔梅冲出校门，在街上张望，找父亲的汽车。西敏瞧见了她，按了一下喇叭。泰尔梅看到她，疾奔过来。

西敏：别跑……慢点儿。

泰尔梅满心焦灼，从窗户外对妈妈说——

泰尔梅：妈妈，打起来了。

内景 走廊，白天

从校长办公室传来争执和打斗的声音。西敏和泰尔梅快步走向办公室。几名好奇地站在走廊里，目睹了发生的一切。泰尔梅尴尬万分。她等在办公室外面。西敏进去。

内景 校长办公室，白天

一个大办公室，窗户对着院子。加拉艾太太吓得面色苍白。她站在角落里。女校长、副校长和一两位职员也在那里。悲愤欲绝的霍贾特坐在一把椅子上，手里拿着一本《古兰经》。学校的门卫站在他身旁。显然，在西敏到来之前，已经发

生了一场激烈的争执。

副校长（对霍贾特）：你要是想吵架，去找警察。

霍贾特：我不想跟任何人吵架。我只想跟这位女士谈谈。

加赫拉艾太太（浑身战抖）：我为什么要跟你谈谈？我跟你和这个女人的丈夫都不熟。

霍贾特：如果你跟他不熟，你为什么要去法庭上说谎？

西敏：她说什么谎了？

霍贾特：她说了什么，自己心里清楚。

校长：萨法伊先生，请给警察打电话。

霍贾特：夫人，别拿警察来吓唬我。

门卫：你这样做不对，先生……请起身离开。

西敏：你是跟别人有纠纷，不是跟她。

霍贾特：要是跟她无关，她干吗想哄骗我女儿开口？

加赫拉艾太太：我没做过这种事。

霍贾特：你为什么对她说，是因为我打了她妈妈，才失去孩子的？

加赫拉艾太太：我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

霍贾特：看在真主的分上，你是为人师表的人，你不觉得羞耻吗？你拿着一个4岁小孩的画，对她说，因为她爸爸打了她妈妈，她妈妈才失去了孩子，有这回事吗？

加赫拉艾太太：我没这样说。

霍贾特：你凭什么认为我这种人就会像禽兽一样打老婆孩子？我以《古兰

经》发誓，我们是像你一样的人。

霍贾特的手气得发抖。室内有一霎的沉默，他的处境让大家都为之心酸。

门卫：我们去外面呼吸一点新鲜空气。走吧。

霍贾特起身离开。走到半途，他给西敏下了最后通牒。

霍贾特：我已经一无所有了。连这条命我也不在乎。

他扯开衣领，把脖颈露出来给她们看。

副校长：好了，先生，走吧。

霍贾特（对加赫拉艾太太）：夫人，我不会放过你的。我失业了。我会整天守在外面。你总得出门吧。去法庭说，你说了谎，否则，我就揭了你和她丈夫的老底……

加赫拉艾太太（大叫）：无耻！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保持沉默，你却……

霍贾特：如果你们是清白的，你干吗要帮他？

加赫拉艾太太：是你们打来电话，要我去法庭，说他们有问题要问我。我去了，不管他们问的是是什么，我都是如实回答的。

霍贾特：如果你说的是实话，那就把手放在《古兰经》上发誓。

西敏：先生……

加赫拉艾太太（大叫）：好，给我《古兰经》！我不怕起誓。

霍贾特：你说她丈夫不知道我妻子怀孕。你说！

加赫拉艾太太上前，把手放在霍贾特带来的《古兰经》上。

加赫拉艾太太（高声）：我以《古兰

经》发誓,那天在他们家里,她丈夫没有听到你妻子和我所说的话。他在厨房,没有从我们的对话中得知你妻子怀孕的事……够了吗?还要我说什么?

霍贾特离去。西敏难过地站在角落里。副校长让加赫拉艾太太坐到一把椅子上,后者依然因为恐惧而全身颤抖。

校长:他疯了……(对加赫拉艾太太)你不能自己回家。给你丈夫打电话,让他来吧。

加赫拉艾太太:不……不……我不想让他知道。

西敏:我很抱歉,加赫拉艾太太。

加赫拉艾太太:我出庭作证是出于对你丈夫的尊重……早知道是这种结果,我连电话都不会接。

副校长:去哪里?他还没走呢!

加赫拉艾太太:我去洗脸。

加赫拉艾太太离开了办公室。

内景:走廊,白天

泰尔梅站在办公室门口,显然她已经把一切都听在耳中。加赫拉艾太太走出办公室,泰尔梅看到她羞愤交加的锋利眼神,简直无地自容。加赫拉艾太太离去。泰尔梅无精打采地走向出口。

内景:纳德家,门厅,白天

纳德把无绳电话放在耳边,等着对方应答。他走向门口,为西敏和泰尔梅开门,然后蜷回起居室。

纳德:喂,您好,加赫拉艾太太。我先前给您留了口信。您可否接听电话?关于那个照顾我父亲的女士,显然那天您给了她一个妇科医生的电话号码。我想问您要那个电话号码,打电话过去问问,她在那周是否去看过医生,她出了什么问

题。如果您回电,我将不胜感激。谢谢。

内景:厨房,白天

纳德把盘子放进厨房水槽里。他对西敏视而不见。忐忑不安的泰尔梅来到厨房门口。

西敏:你想做什么?

纳德:对谁做什么?

西敏:对他们。

纳德:你是什么意思?

西敏:你想每天都打打闹闹吗?

纳德:怎么,出什么事了?

西敏:他今天去了她的学校,当着所有人的面给她难堪。

纳德(对泰尔梅):他说什么了?

泰尔梅:他大叫,“她爸爸杀死了我的孩子。”

西敏:她还怎么回学校去?

纳德:闻言心如刀绞。

西敏: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纳德:我在做什么?

西敏:他出言威胁了。

纳德:他敢!

西敏:泰尔梅,宝贝,回你房间,关上门。

泰尔梅不情愿地离开厨房,关上了门。

西敏:如果他在你孩子的上学路上行凶怎么办?

纳德:你想让我怎么做?跟你一起躲到国外去?

西敏:去他的国外!我是在跟你谈孩子的事儿。你给她制造了一个什么样的处境?

纳德:我制造的?你还有脸指责我?是谁离家出走的?谁在她考试期间提出

离婚的？

西敏：你不是说过你什么时候想走就走吗？！

纳德：没错。那你回来干什么？走啊！

西敏：我会走的。但是首先我得关心一下她的处境。

纳德：她的处境没问题。

西敏：你有两个选择……

纳德：别给我下最后通牒。

西敏：不是最后通牒。要么你跟他们讲和……

纳德（怒吼）：我的爸爸受伤了！他甚至不再开口说话了！

西敏：他以前也不怎么说话。

纳德：听到他说几个字我也高兴。

西敏：你是把这事跟你造成她流产相提并论吗？

纳德：你从哪儿看到是我造成的？

西敏：那她是怎么失去孩子的？

纳德（情绪失控）：我不知道。可能是她丈夫做了什么事，她想赖在我头上。她孩子说她在那天去看医生了。出了什

么事，竟至于让她连两个小时都不能等就跑去问医生？她为什么把老人家绑在床上自己走了？

西敏：法医说她的孩子是由外力打击致死的。

纳德：法医也会出错。除非证据确凿，否则我决不认可是我的责任。

西敏：好吧，让我带泰尔梅走。

纳德：可耻啊，你居然借机向我施加压力。

西敏：我担心自己的孩子。

纳德：你的孩子想生活在此地，在这个社会里。她必须留在这里完成学业。

西敏：学什么？打架和冥顽不灵？

纳德：我不想让她跟你学成一个懦夫，每次别人一嚷嚷你就害怕。他知道这招对谁管用。他干吗不来威胁我？

西敏：对，我是一个懦夫。

纳德：在你的整个生命中，从未解决



纳德：不，我知道怎么应付他们。

西敏：你没打过她吗？你没有把她推到楼梯上吗？她没有失去孩子吗？

纳德（尖刻地）：是的，是的，我杀死了她的孩子！

西敏：那你干吗这么固执？赔钱了事。

纳德：我不想被迫这么做。

西敏：怎么是被迫？设身处地为他们想想。

纳德：他们的麻烦不该由我来买单。

西敏（厉声）：他们的孩子死了！

过问题,不是逃走,就是举手投降。就说为什么你想离开这个国家吧。你是不敢留在这里。

西敏:哦,你留下来是要济世安民吗?没有我,你连这个家都管不好,一星期都对付不过去。

纳德:我是管不了,我应该对此负责。

西敏:好吧。让我带泰尔梅走。至于你,悉听尊便。

纳德:我从没拦过她。

纳德走向门口,打开门,对起居室里的泰尔梅说道——

纳德:泰尔梅,宝贝,你不用觉得非留下不可。随你去哪里,只要你喜欢。

西敏伤心欲绝。

内景 起居室和走廊,白天

泰尔梅坐在沙发上,琢磨自己刚刚听到的一切。西敏从厨房走进起居室。她从沙发上拿起包。

西敏:你还是不想走?!

泰尔梅没有回答。她甚至没有抬头。西敏离去。

内景 泰尔梅的房间,白天

纳德在跟泰尔梅做她的数学作业。

纳德:他的售价是每公斤200托曼,如果他每天用270公斤面粉……写下270……他每天的收入是多少?意思是他每天赚的利润是多少?那么我们该怎么计算?

泰尔梅:你说谎了吗?

纳德闻言心中一惊。

纳德:什么?

泰尔梅:你说谎了。

纳德:关于什么?

泰尔梅:你说你不知道拉齐埃怀孕了。

纳德:你干吗问这个?

泰尔梅:你说你没有听到拉齐埃那天与加赫拉艾太太的谈话。

纳德:是这样。

泰尔梅:那你怎么知道加赫拉艾太太给了她妇科医生的电话号码?她不是在那个时候给她的吗?

泰尔梅的问题让纳德猝不及防,无言以对。他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泰尔梅。

纳德:好吧……如果我们想计算利润……

纳德说不下去了。

纳德:你妈妈说的是实话……我知道她怀孕了。

泰尔梅抬起头,神情愕然。

纳德:她们在起居室谈话时,我在厨房全都听到了。

泰尔梅:那你为什么说你没有听到?

纳德:你知道如果我承认知情会有什么后果吗?入狱服刑一到三年。我放心不下你。你跟谁在一起……

泰尔梅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泰尔梅:如果你知道,你为什么还打她?

纳德:我知道她怀孕了,但是在事发当时我没想到这一点。我把这事忘到脑后了。我的注意力没在这上面。我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泰尔梅:那就跟他们解释清楚。

纳德:法律不关心这个。我要么知情要么不知情……

泰尔梅思索父亲刚刚说过的话。

纳德:如果你愿意,我会去告诉他

们……

外景 泰尔梅学校外面的街道 纳德的汽车 白天

纳德坐在自己汽车的方向盘后面，他父亲坐在副驾驶座上。他开车抵达泰尔梅学校所在的街道。就在转弯时，他发现霍贾特站在摩托车旁。纳德心神不宁地在学校前停了车。他从后视镜里观察霍贾特。学生们正在放学。纳德注意到，有几个学生对他侧目以视。他明白他们眼神的含义。泰尔梅步出学校大门。纳德的目光追随着她，同时在后视镜里留意霍贾特，以防他做出伤人的举动。泰尔梅打开后座门。

泰尔梅 嗨。

纳德 嗨 宝贝。

泰尔梅 我不是告诉过你，别停在学校前面吗？

纳德被泰尔梅的话伤到了。他一言不发地倒车，想掉个头。他发现加赫拉艾太太的汽车从旁驶过。他按喇叭，想让她停下来。加赫拉艾太太置若罔闻。纳德下车。

纳德：加赫拉艾太太……加赫拉艾太太！

加赫拉艾太太的车加速驶离。纳德驱车飞快地改变方向，尾随而去。

泰尔梅 你找她干什么？

纳德没有回答，加快了车速。

内景 法庭 预审法官的办公室，白天

纳德站在预审法官办公桌的对面，写起诉书。门口站了几位原告和被告，等着见法官。

纳德：现在该由谁对我孩子的安全

负责？

预审法官 如果没有目击证人，就无法立案。

纳德：这么说，如果没有目击证人，我就得等着他杀了我女儿，然后再来找您？

预审法官 我怎么知道你所言属实？

纳德 我干吗要说谎？我把女儿和父亲带到这里来，目的就是为了说谎吗？

预审法官 她现在在这里吗？

纳德 是的，在外面。问她本人吧。我不敢把她留在学校里。我不敢把我爸爸留在家里。我没法工作。我的生活一团糟。我没法去上班……

预审法官：你不知道他的妻子怀孕了？

纳德 不，我不知道。

预审法官：当她跟你女儿的教师谈话时，你没有听到她们的对话？

纳德 不，没有。

预审法官 你没有，嗯？

纳德 没有。

预审法官：你女儿的教师来这里撤销了证词。她说你知道。

纳德 她来这里说我知道？

预审法官 是的，她昨天来了。

纳德 因为他去学校威胁她了。

预审法官 回答我的问题。你有没有听到她说的话？

纳德 不，我没有听到她们的谈话。

预审法官：那你怎么知道她给了她妇科医生的电话号码？

纳德 是我女儿告诉我的。

预审法官 你女儿是怎么说的？

纳德：她说这个女人从她教师那里

拿到了妇科医生的电话号码。

预审法官：去叫你女儿进来……你
在外面等着。

纳德别无选择，离开了房间。纳德一
走，其他的原告和被告立刻一拥而入。

内景，预审法官的办公室和走廊，
白天

纳德忧思重重。他穿过法官助理的
房间，来到走廊上，走向莫尔塔扎先生和
泰尔梅。他们留在人来人往的等待区中，
并肩坐在一条长凳上。泰尔梅穿着校服，
手里握着一本书，但是并没有读，而是盯
着一只在走廊里溜达的猫咪。纳德过去。

纳德：泰尔梅……宝贝，过来。

泰尔梅放下书，走过来。

纳德：进去。他想问你一些问题。

泰尔梅：什么问题？

纳德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泰尔梅：他想问什么？

纳德：我不知道。

纳德走向法官助理的房间。泰尔梅
跟在后面。他们各怀心事。莫尔塔扎先生
被丢在原地，独自一人坐
着。泰尔梅进了房间，纳
德返回，坐到父亲身旁。
他心乱如麻地等着泰尔
梅回来。

内景，预审法官的办
公室，白天

泰尔梅进来时，另一
桩案件显然正在审理之
中。被告戴着手铐坐着。
泰尔梅站在法官办公桌
旁边。

预审法官：你应该说

什么？

泰尔梅：您还什么都没有问呢。

预审法官：你爸爸没告诉你我想问
你什么？

泰尔梅：没有。

预审法官：你在学校上几年级？

泰尔梅：六年级。

预审法官：你的老师去你家，跟你
家钟点工谈她怀孕的事的那一天，你在
场吗？

泰尔梅：当时不在，我去拿书了。

预审法官：那你怎么知道她从你老
师那儿得到了医生的号码？

泰尔梅：因为我老师是在后来她要
离开时才给了她号码。

预审法官：她是当着你的面给她的？

泰尔梅：是的。

预审法官：你为什么不早告诉你
爸爸？

泰尔梅：什么？

预审法官：她从你老师手里拿了号
码的事。



泰尔梅 :我没觉得这是什么大事 ,没觉得有必要告诉爸爸。

预审法官 :是你告诉你爸爸的 ,还是他自己听到的 ?

泰尔梅 :当她给号码时……我告诉他的。

预审法官 :你告诉他的 ?

泰尔梅 :是的。

预审法官 :好的。

内 / 外景 纳德的汽车 / 街道 白天
纳德开车。他父亲在副驾驶座上 ,泰尔梅坐在后座。泰尔梅悒悒不乐地看着窗外。纳德注意到她情绪低落。泰尔梅一言不发。纳德把车停到路边。三个人默默无言地坐在车里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让纳德疚心疾首。

外 / 内景 德黑兰大市场 / 鞋匠区 , 白天

西敏和拉齐埃的姐姐阿扎姆 ,穿行在德黑兰大市场的鞋匠区。大市场里人头攒动 ,她们走进众多拱廊中的一条。

内景 鞋匠铺 白天

阿扎姆、西敏和霍贾特坐在一家鞋匠铺里的凳子上。这家铺子似乎已经歇业多时了。必需的工具和材料一应俱全 ,但是没人干活儿。年老的店主 ,阿里先生 ,坐在一张油漆斑驳的老桌子旁。桌子紧挨着一个嘈杂的窗户。他伏在桌子上 ,已经睡着了。

西敏 (对霍贾特) :我很担心 ,这些争执会让情况进一步恶化。

阿扎姆 :夫人 ,是你的丈夫伤害了这个可怜人。

西敏 :他们都一样固执。

霍贾特 :难道我是无理取闹吗 ?我犯

了哪条王法 ?难道事实不是我的妻子挨了打 ,我的孩子没了命吗 ?

西敏 :你说的对。

霍贾特 :你丈夫不肯承担责任。

西敏 :我承认他有责任 ,但是这样闹又有什么好处呢 ?无非是在法庭上纠缠一两年 ,然后判定一个赔偿计划。

霍贾特 :我难过就难过在这里。夫人 ,你凭什么认为我是为了钱才打官司的 ?

西敏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 ?

霍贾特 :我知道 ,在你看来 ,这家伙就是个要饭的 ,现在他的孩子死了 ,他想……

西敏 :你干吗要这么说……

霍贾特 :我心里明白 ,没人瞧得起我们这种人……

阿扎姆 :让我们听听她想说什么。

原本伏在桌子上睡觉的阿里先生被吵醒了。他起身接了些水。

西敏 :没有其他办法了。你的孩子不能复生 ,我的丈夫也不会因为这事被绞死。

阿扎姆 :她是对的 ,而且她丈夫似乎也不是存心的。

霍贾特伤心地起身离开。阿里先生跟着他。

阿里先生 :他们是好人 ,给你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拿钱了事吧。这样你也能过得宽裕一点儿。结束这场折磨吧。

西敏 :我们现在就确定一个数目 ,我会去求得我丈夫的同意。

霍贾特走向门口。

霍贾特 :我们现在还得求得他的同意 ?

阿里先生 :瞧你那做派 ,就跟你不需

要钱似的。看看你自己。

霍贾特喀然走出铺子。

阿扎姆 阿里先生，别让他走。

阿里先生跟着霍贾特出去。

阿里先生（出门）死脑筋！

西敏的目光一直跟随着他们。阿里先生追上了霍贾特，拦住他，开始跟他谈话。

内景 纳德家，泰尔梅的房间，下午

西敏坐在床边。公寓里只有她一个人。她凝视着阳台上的衣物。衣物晾在衣架上，在微风中轻轻摇动。她听到钥匙在锁眼中转动的声音，纳德、泰尔梅和莫尔塔扎先生进门了。西敏站起身。她看了看自己在镜子中的映像，试图掩盖她的悲伤。她不确定是应该迎出去还是等着纳德和泰尔梅进来。泰尔梅察觉到西敏在家，来到房间门口。西敏无言地拥抱她。

泰尔梅 你会留下吗？

西敏不知道该说什么。

泰尔梅 妈妈！

西敏 我跟他谈谈。

内景 厨房，下午

纳德忙着把脏盘子放进洗碗机里。这些盘子总是放不妥帖，他很泄气。西敏来到厨房，站在阳台旁。纳德压根儿无视她的存在。西敏不知道从何说起。

西敏 来，坐下。我想跟你谈谈。

纳德 我能听到你说话。

西敏 我去跟她丈夫谈过了。

纳德依然忙着对付盘子。

西敏 把盘子的事先放放。

纳德关上洗碗机，面对西敏。

西敏 谈判并不顺利，但是我设法跟他说通了，只拿一千五百万，而不是四千

万。用三张五百万托曼的支票换一个庭外和解。

纳德（觉得匪夷所思）谁允许你答应给他钱的？！

西敏 我担心孩子的安全，我受不了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刚才你们回来晚了，我急得要命。

纳德 你没明白我刚才说的话。我是说你为什么要插手？

西敏 我来这里不是为了吵架。

纳德（沮丧地）哦，真主啊，我怎么就没法让她明白我的意思呢？

西敏 你不是说过，这是我的错吗？是我介绍她来干这份工作，如果我没走，这一切就不会发生。既然如此，那就让我来解决这事。

纳德 如果我付钱，那就意味着我承认这是我的责任。他不会放过我们的。

西敏：你认为不付钱的话他会放过我们吗？

纳德 我为什么要贿赂一个……

西敏：就算你付的是给我的赡养费吧。

纳德：我可以举债给你付赡养费，但是对于敲诈勒索，我没钱支应，有钱也不给。

西敏 我们的孩子在经历青春期。她很痛苦。

纳德 如果她很痛苦，她就不会留在这里了。

西敏 你以为她为什么留下？是选择了你？她是为了不让我们分手。她知道没有她我哪儿也不会去。她很痛苦，但是她没有表现出来。

纳德 你可以现在就给他们打电话，

就说我丈夫说了,他不会付钱,除非能够证明责任在他。

西敏:我会卖掉我的车。

纳德:我不想让你为了我的缘故卖掉你的车。

西敏:你的孩子就不重要,不值一千五百万吗?

纳德:你怎么信口雌黄?钱不是问题。我不会让步的,除非能够证明是我的错。

西敏:只要我孩子的安全无法得到保障,我就不会……

纳德:你没有权力做任何事……

西敏:如果我袖手旁观的话,你还在监狱里呢。

纳德:我不想仰仗你妈妈的房契出狱。你星期一就去法庭,把房契要回来。

纳德竭力按捺住自己的性子。西敏勃然大怒。

内景,起居室和走廊,下午(接前)

泰尔梅坐在厨房近旁的沙发上。莫尔塔扎先生感觉到有人在争吵,蹒跚着自己房间里出来,走向厨房。西敏从厨房径直走向泰尔梅的房间。莫尔塔扎先生跟着她。

西敏(边走边高声对纳德说):你就直说了吧,在你眼里孩子根本不值一千五百万,别拿这些借口来蒙事儿。

纳德从厨房出来。他牵着父亲的手,领着父亲走向浴室。

西敏(走向泰尔梅):起来!我不会再让你待在这里。太危险了。

纳德把父亲领进浴室。他站在浴室门口,注视着泰尔梅。泰尔梅不知道该怎么办。西敏拿着泰尔梅的物品走出房间。

泰尔梅站起身。纳德看着她。

泰尔梅:你说过你会留下的。

西敏(厉声):我以前太蠢了……起来!

泰尔梅:好吧……你先下楼,我会来的。

西敏抓起她的钥匙,拂袖而去。泰尔梅伤心地走向她的房间。她经过纳德身旁。

纳德:不用担心爸爸。去那里住几天,住到你考完试。你跟外婆待在一起,会很开心的。

泰尔梅:你不是说过不严重吗?

纳德:事情变得严重了。

泰尔梅没料想会听到这句话,一下子崩溃了,痛哭失声。她走向自己的房间。纳德丢下父亲,跟着她。

纳德:泰尔梅……泰尔梅……宝贝!

泰尔梅不理他。

纳德:你一哭,我也要哭了。

泰尔梅:你为什么不付给他们钱?你要是付了钱,妈妈就能回来了。

纳德:妈妈回不回来跟这事毫无关系。

泰尔梅:有关系。她这次来是想留下的。她的东西都在车里。我看到了。

泰尔梅进房,关上了门。可以听到对讲机的声音一直在响。纳德返回厨房。

内/外景,厨房和门厅/公寓楼外面,下午

纳德心里既难受又纠结。他来到阳台近旁,向楼下的街道张望。他看到西敏的车停在街道对面。公寓门开了。他回头看去。开门的是泰尔梅。莫尔塔扎先生跟她走向门口,仿佛想阻止她。泰

尔梅把东西放在门外,领着莫尔塔扎先生回房间。心情矛盾的纳德走到厨房门口。泰尔梅再次走向公寓门,拿起自己的物品。

纳德 泰尔梅……

泰尔梅停住脚步,想听听纳德要说什么。

纳德:……如果你觉得我有罪,那就跟你妈妈说,回到楼上来。我们会给他们打电话,安排一次会面,给他们付钱。

对讲机再次响起。泰尔梅下楼。纳德回到阳台。他俯视街道,看到西敏走向自己的车,进去了。他等着看泰尔梅是跟妈妈走还是留下。少顷,泰尔梅上了妈妈的车,她们驱车离去。纳德似乎因为泰尔梅没有请求妈妈回来而感到欣慰。他走出厨房。

内景 语言学院 楼梯和走廊 白天

拉齐埃和女儿登上一家语言学院的楼梯。她们进了学院。接待处四围是教室,里面坐满了学习英语的青年男女。有些课堂的门开着。拉齐埃走向接待员的办公桌。

拉齐埃 你好……打扰了,请问拉瓦萨尼太太在吗?

接待员 她在上课。

拉齐埃 她告诉我 10 点钟来。

接待员 请坐。

拉齐埃和她的小女儿坐下来等待。

内景 教室 白天

拉齐埃和西敏面对面坐在两把椅子上。四周摆放着许多空椅子。几步之外,索玛耶在黑板上画画。拉齐埃虽然心中纠结,终于还是把话说出了口。

拉齐埃 我不是很确定。

西敏(愕然) 他没有推你?

拉齐埃 推了……

拉齐埃欲言又止。

西敏 随后你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吗?

拉齐埃 没有。在此之前我的孩子就不动了。

西敏 在什么之前?

拉齐埃 在他推我之前。

西敏 你是说你的孩子当时已经死了?

拉齐埃 我不知道。也许。

西敏哑然。拉齐埃担忧地看了看索玛耶。

西敏 在此之前发生过什么事吗?

拉齐埃 我说不准,但是前一天晚上我肚子很痛。

西敏 怎么会这样?

拉齐埃 我被一辆车撞了。

西敏闻言极度震惊。她们沉默片刻。

拉齐埃 你公公溜到了街上。我去追他。他过马路想回家。我怕他被车撞到,赶忙跑过去拦他,结果我反而被撞到了。那个晚上就开始疼了。

西敏 你丈夫知道吗?

拉齐埃 不语。

西敏 你为什么不去法庭上说这事?

拉齐埃:昨天你跟他谈过钱的事之后,他已经把钱许给了债主。

西敏 这跟我的丈夫有什么关系?看看我们的生活成了什么样!

拉齐埃 是我的错。昨天,他说你答应给钱,我真的害怕了。我给几个人打了电话。他们都说如果我心存疑虑的话,拿这笔钱就是罪过。

西敏 要是我们不想付这笔钱的话,就得证明我丈夫是无辜的。

拉齐埃 :不 ,求你了 !我已经让你发誓了 ,这些话只能你知我知。

西敏 :但是你丈夫不会放过我们的。我为我的孩子担心。

拉齐埃 :我害怕拿了不义之财 ,会有不幸落在我孩子的头上。

西敏 :你建议我们怎么做 ?

拉齐埃 :别付这笔钱。

西敏 :你丈夫不会放过我们的。

拉齐埃无词以对。对她的处境 ,西敏也爱莫能助。她们相顾无言。索玛耶忙着在黑板上画画。

内景 ,霍贾特家 厨房和门厅 夜

霍贾特家狭小但是干净 ,墙壁洁白。拉齐埃在逼仄的厨房里忙碌着。她往托盘上的玻璃杯里倒茶。她心乱如麻 ,还得强作镇定。透过门 ,她看到索玛耶和泰尔梅在仅可容膝的门厅里并肩而坐。索玛耶把自己画的画拿给泰尔梅看。她很高兴泰尔梅来到她家。拉齐埃端着托盘走向门厅。在门厅里 ,她迎面遇上了从起居室里出来的姐姐阿扎姆。

阿扎姆 :把这个给我吧。拿几个盘子来。

拉齐埃把茶盘递给她。阿扎姆看出了拉齐埃的隐忧。

阿扎姆 :别担心。不会有事的。

拉齐埃回到厨房。

内景 ,起居室 夜

此处小公寓的起居室由两个彼此连接的房间组成。地毯一直铺到了房间边缘。纳德和西敏坐在房间一侧 ,霍贾特坐在对面。房间里还有几个中年男人 ,他们是霍贾特的债主和熟人。阿扎姆为每个人奉茶 ,然后坐到角落里。

西敏 (对霍贾特) :明天或后天……任何时候只要你撤诉 ,我们就给你三张支票。

中年男人甲 :愿真主保佑你。

中年男人乙 :霍贾特 ,拿纸笔来 ,我们把协议写下来 ,签字 ,这样……

纳德 :在我们签字之前 ,我只想谈一件事……

中年男人丙 :说句祈祷词吧。无论如何 ,现在事情总算了结了。

纳德 :我已经同意赔偿了 ,不会反悔的。我只是希望当着他的妻子和我的女儿说几句话。

霍贾特 (对阿扎姆) :她怎么不来 ?

阿扎姆 (朝着门厅喊拉齐埃) :妹妹……

纳德 :请您也把我女儿叫来好吗 ?

阿扎姆 :小姐……你父亲想让你过来。

大家都安静下来 ,对于纳德想说什么很是好奇。泰尔梅进屋。纳德往旁边挪了挪 ,让她坐到自己身旁。拉齐埃和她女儿也进来坐在门边。

拉齐埃 (对所有人) :刚才失陪了。

纳德 :瞧 ,在我写支票之前 ,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夫人 ,你是一个虔诚的人。请拿一本《古兰经》 ,把你的手放在上面 ,发誓是我造成了你的流产。

拉齐埃大骇。西敏没料到纳德会有这一请求 ,暗自担心。

中年男人 :去拿《古兰经》来。

霍贾特 (对阿扎姆) :去拿来。

阿扎姆还未起身 ,拉齐埃就站起来离开了房间。

内景 ,厨房 夜

拉齐埃绝望地站在小厨房里 ,陷入



了深深的矛盾之中。她如今是进退维谷。

阿扎姆：赶快回来，否则他们要起疑心了。

拉齐埃看着她，心灵备受煎熬。

阿扎姆：他的债主在这里等着拿钱。看在殉道者的分上，不要毁了我们的名誉。

拉齐埃：我不发誓。

阿扎姆琢磨怎样说服她回去。对此事一无所知的霍贾特走了进来。

霍贾特：你怎么不来？

拉齐埃不敢回答。

阿扎姆：她害怕发誓。

霍贾特难以置信地看向拉齐埃。

拉齐埃：我不是很确定。

霍贾特大惊失色。他关上厨房门，以免别人听到他们的谈话。阿扎姆待在厨房外面。

霍贾特（恐慌地）：你怎么现在才说？！

拉齐埃：我告诉过阿扎姆。

霍贾特（垂头丧气）：你为什么不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

拉齐埃：前一天，一辆汽车撞到了我，当晚我就疼得很厉害。

霍贾特思忖该怎么做。

霍贾特：就算有错，让我来担当吧。

拉齐埃：不，这是罪孽。我问过了。

霍贾特：他们已经同意付钱了。

拉齐埃：我害怕我们会受到惩罚。

霍贾特（心急如焚）：比目前更厉害的惩罚？（恳求）看看我的处境。怜悯怜悯我吧。

拉齐埃：我害怕会有不幸落到我们的孩子头上。

霍贾特：但现在对她残忍的是你。

霍贾特带着恳求的神色走向拉齐埃，想领她出厨房。他的举动很不寻常。

拉齐埃：我向真主发誓，我做不到。

突然，霍贾特开始像个疯子一样默不作声地打自己。拉齐埃试图抓住他的手。霍贾特完全失去了控制，冲出了厨

房。拉齐埃焦急地跟在他后面。

内景 门厅和起居室 夜

霍贾特冲出家门。拉齐埃痛不欲生。她穿过门厅走向起居室。纳德、西敏和其他客人正坐在那里。她站在门口,对西敏说道——

拉齐埃:夫人,你今晚干吗要来这儿?我不是告诉过你不要来吗?我不是告诉过你这是不义之财,我不想要吗?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还怎么在这个家里生活下去,我向真主起誓,我永远不会原谅你!

拉齐埃泪眼婆娑地离开了房间。纳德难以置信地看着西敏。索玛耶和泰尔梅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

外景 霍贾特家外面 夜

纳德的车停在霍贾特家所在街道附近的一片开阔区域里。所有的车窗都被打碎了。纳德、西敏和泰尔梅看到这一幕,惊呆了。纳德难过地打开车门,把碎玻璃从座位上拂掉。一片碎玻璃割伤了他的手。他用一块布缠住流血的手,进了车。

内/外景 纳德的汽车/街道 夜

纳德的汽车穿越这个城市的南部区域。风透过没有玻璃的车窗,在车里呼呼吹过。汽车在行驶,泰尔梅深陷在自己的思绪中。

内景 家事法院 离婚法庭 白天

秋去冬来。从窗外的风景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是个阴雨天。纳德和西敏坐在两把椅子上,面对着法官。他们从头到脚都穿着黑色的冬装。从纳德胡须的长度可以看出,他已经几个月没有修剪胡须

了。他们都沉默不语。法官在读他们的离婚申请。随之是片刻的沉寂。

内景 走廊 白天

泰尔梅独自坐在忙碌的走廊里。从新学期开始,她就在校服外加上了一件黑色的羊毛开衫。她在沉思。纳德过来,领着她进了法官的房间。泰尔梅站在法官面前。她的父母在她两侧。纳德站着,西敏依然坐着。

泰尔梅:你好。

法官:你好。小姐,你的父母把这个问题留给了你,由你来决定想跟谁住在一起。

泰尔梅内心在挣扎。

法官:你决定了吗?

纳德和西敏外表强作镇定,其实心都悬在了半空。

法官:怎么了?

泰尔梅:我现在就得说吗?

法官:如果你还没有决定……

泰尔梅:我已经决定了。

法官:唔?

父母在场对泰尔梅是一种折磨。

法官:如果你觉得当着他们的面难以启齿的话,让他们等在外面好吗?

泰尔梅:可以让他们等在外面吗?

法官(对纳德和西敏):请去外面等。

把女儿逼到这一境地,西敏和纳德心中很不好受。他们经过书记员的房间,来到走廊。他们各据一个角落,倚靠在墙上。他们都关注泰尔梅给出的答案,他们都忐忑不安。

(完)